

紫羅蘭外集

册 下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東大書局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0396B



「碧荷，你也該可憐見我發一些慈悲沒的硬着肚腸把我這
顆心寸寸搗碎可是作弄死一個可憐人兒也不是人道的事。難
道你這羊脂白玉似的酥胸裏頭竟沒有心肝的麼？二三年來我
鞠躬盡瘁的愛着你你要甚麼便依你甚麼從不敢說一個不字。
任你說要弄那天上的月來做你的菱花寶鏡我也肯拔宅飛昇。
去抓了來送在你手中論我這一片愛情比了黃浦裏的水還要
深下幾倍比了那名貴的金鋼鑽也要堅固幾倍就是老子娘責
備我朋友們勸告我我總給他們個不理會依舊纏綿顛倒的愛
着你我只覺得你的紅樓瓊閣便是那三十三天上的天堂我只
覺得消受你的密意柔情便是我經天緯地的大事業當時你喚
我等候三年我就死心塌地的等這三年犧牲名譽犧牲金錢甚
麼都不管誰知如今過了三年你却愛上了旁的人忍着心把我

拋在一邊唉碧荷啊碧荷你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子總也明白這信義兩字怎麼如今竟把這兩個字全個兒撇在腦後了

「哎喲秦先生我是個青樓中的女子從小兒只學的琵琶胡索並沒讀過一本孔夫子的書你可不必咬文嚼字和我講甚麼信義不信義委實說我從二十年前出了娘肚子以後從沒有聽得過這兩個奇怪的字呢三年來承你厚愛我原非常感激不過自問下賤萬萬承受不起所以如今就還了你的愛請去用在旁的好女子身上從此以後我們就沒有甚麼關係咧」

琵琶碧柳之下灼灼夭桃之邊有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在公園中一把遊椅上肩並肩的坐着那男子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少年不住的掉頭長歎把腕兒扼得格格作響兩道秀眉之間似乎橫着愁山恨海兀自推排不去那女的芳年約摸二十二三出落得花嬌玉艷瞧他那種美貌直能使這公園裏的萬紫千紅一齊對他低頭不要說他身邊兩簇紅噴噴的桃花比不上他嬌臉上的兩抹斷紅就是當頭那株

垂絲楊柳也把絲兒輕拂他的雲髮。似乎在那裏親美人嚮澤呢。那時那女子說了上邊的一番話便背過身去活現出一派負氣的神情隨手從身邊桃樹上摘了兩朵桃花把那花瓣兒一瓣瓣剝着一時紅雨纏紛散滿了一地接着一陣子亂踏踏了個稀爛那少年瞧着他歎了一口氣又悲聲說道碧荷你怎麼說這不情的話三年來我們不是相親相愛整日價像扭股糖般扭在一起的麼我們兩個人好似合一個心你的心便是我的心我的心便是你的心你那些姊妹們見了誰也不嘖嘖艷羨來每逢春秋佳日我們倆總一塊兒坐着汽車過市人家見了都說是兩株玉樹一對璧人你聽了也很得意總堆着兩個笑渦兒向我嬌笑還親親切切的低喊幾聲哥哥咧我又記得第二年的七月初七晚上我同你一起立在樂園的塔頂上並頭情話指月盟心我們對着那天上雙星更起了無限的柔情綺想你說牛郎織女好不可憐長年被銀河隔着飛渡無從只每年在這七月初七夜借着鵲橋一面可遠不及我們兩口子天天相見永沒分手的日子接着我還向你調笑說從前古

人詩中有「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的句兒是詠那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故事如今我們也做唐明皇楊貴妃好麼你却弩着櫻脣啐了我一聲說唐明皇和楊貴妃是兩個不祥之人怎的和他們相比我們倆須要永恩愛永美滿呢這一件事和這幾句話我至今還刻在心上到死也不能忘却不知道你廻心想時可還記得起麼說完把兩個眸子注在女子臉上等他回答那女子却低頭弄着一枝柳絲彎來曲去的打了好幾個結一會兒又亂扯亂撕揉了個粉碎那左手第三指上一個金鋼鑽戒指光兒霍霍的便也耀得那少年眼花撩亂原來這是他的相好送給他的信物呢一會他纔有氣沒力的哼了一聲道過去的事說他做甚少年忙道不是這般說要知過去的事實是很可寶貴的就到了頭髮白時細細兒咀嚼起來還覺得很有滋味那女子瞪了他一眼很不耐煩的說道別說這呆話了尙有甚麼要緊的話快快說來少年微喟道唉碧荷你怎麼變得這地快我多說一句話你也厭煩了三年來我怎樣待你也該子細想想你以前許我的話是怎麼說的

沒的棄舊憐新。不顧一些兒前情呢。那女子嬌嗔道：哎喲！秦先生，你難道不知道這棄舊憐新四個字便是我們青樓中的格言麼？我們既吃了這碗飯，可萬不能廝守着一個。人今天接這個客人，明天又接須那個客人照你的意思難道要我守到你白頭不成？至於以前許你的話，不過隨口亂說我們的一顰一笑可也，作不得準。總之多要你幾個錢，那是真的。況且你即使娶了我，回去在你也很方便。我們青樓中人舒服慣了的，誰耐煩去管那種油鹽醬醋的事？我的用度又很闊綽，諒你也擔負不起呢！秦先生，你快死了這條心，好好兒回去，從此我們倆一刀兩段，斬斷葛藤。你是你，我是我，以後你倘在大馬路四馬路上見我和心上人兒坐着摩扥卡招搖過市，你只當做旁的人並不是碧荷。如此你心中的痛苦可不是打消了麼？秦先生，對不起得很。今天那人正約着我一塊兒看跑馬去，可不能奉伴了。說完，站起身來，一掉頭走了。不一會就聽得公園外汽車上的喇叭亂叫，彷彿大軍奏凱般飛馳而去。只剩一個心碎的可憐人還老坐在園中楊柳樹下，失魂落魄似的，動都不動。這

樣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方始長歎一聲連喊了幾聲碧荷。擡眼望時但見當頭一縷縷的柳絲隨着春風搖擺。一會兒擺到東。一會兒擺到西。兀自擺個不住。於是微微歎息點了點頭看看天已入晚只得立了起來一步黏不開兩步的踱出公園去了。少年姓秦單名一個蘭字。因他老子生平最愛蘭花。他出世時恰又在蘭花蓓蕾的當兒。因此上就取來題了名字。這秦蘭從小就聰明伶俐和旁的小孩子不同。念了幾年書進步神速。他母親本是個女畫師。很能畫幾筆花卉仕女。秦蘭八九歲上便由他母親傳授畫術。十二歲時畫一枝蘭花筆致已很蒼勁。人家瞧了都道是老前輩畫的。却不想出於十二歲童子之手。末後駸駸成人又學了些西洋畫法。畫一張時裝仕女。居然傾動一時。畫上不署姓名。只畫着一朵小小蘭花。不上一年美術界上竟沒一個不知道秦蘭那些美術館書坊照相店中都張滿着他的手筆。凡是畫酒綠場中不免要去走走。但他撐着美術的眼光飽看羣花那裏有當意的一天。在

朋友席上却遇了個絕世美人芳名喚做碧荷。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頭。他一見了這碧荷。猛可裏好似觸了電氣。那顆心忽然勃勃的跳起來。這心兒一跳。他也就跳進情網了。從此以後。他便戀着碧荷。再也撇不開去。碧荷也深情款款專注着秦蘭。人一連三年兩下裏打得火一般熟。秦蘭時時求婚碧荷。也很願嫁他。只爲要多撈幾個錢。所以喚他等着誰知一天上却平地刮起一陣罡風。生生的吹散鴛鴦。把一個吹到南極。一個吹到北極。從此萬里遠隔。再也合不攏來。這一陣罡風豁刺刺的從北京刮來。據說是個前清王公的兒子。腰纏十萬傾動北里。究竟黃金之力。好像吸鐵石般。不知不覺把個碧荷吸了過去。於是不得不把從此蕭郎是路人的句兒送給秦蘭了。那公園中的一席話便是碧荷斬釘截鐵的決絕詞。

話說秦蘭出了公園。一路踱去。心兒似乎都已和他告別。不辨東西南北。不知縱橫曲直。覺得這偌大世界上已沒有他走的路。他的路早給碧荷堵住了。橫衝直撞的走了好久。猛聽得有人喚他回頭瞧時。見是好友金叔琴。這金叔琴是個內外。

科醫生曾到外國去留學過幾年醫道，着實高明。如今在一家大藥房裏設着醫寓，生涯倒很不惡。一天到晚一些兒沒有空閒的時候。他和秦蘭實是肝膽之交，情誼非常深固。因為他祖上曾受過秦蘭先世的大恩，萬分感激朋友的情誼。又加上了感激之心，自然和尋常的友誼不同。彷彿爲了秦蘭犧牲性命也很甘心似的。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時他見了秦蘭就帶着笑容說道：「蘭哥兒爲甚麼哭喪着臉？」一百二十個不高興。可是聽得了蔡松坡將軍的死信，麼秦蘭微喟了一聲說道：「死一個英雄原是天下傷心的事。失一個美人可也使人難堪呢！」叔琴忙道：「怎麼說？」是你那心上人兒碧荷也香消玉殞了麼？」秦蘭悲聲答道：「死雖沒有死，只也和死沒甚分別。」唉！琴哥不瞞你說，他已撇下我了。說到這裏斗的掉下兩顆淚珠兒來。叔琴緊緊的握着他手說道：「到底怎樣？」一回事快到我家裏去細細和我說。我金叔琴可不是個沒骨漢，儘由蘭哥兒指揮呢。當下他便拉着秦蘭跳上一輛馬車，直到他家進了書房，彼此坐定。秦蘭就帶哭帶歎把那碧荷拋撇他的事原原本本的說了。

一遍直聽得個金叔琴一會兒扼腕一會兒睜目臉上也一會兒紅一會兒白似乎要拔了壁上龍泉劍替秦蘭平不平的一般接着就說了許多好話把秦蘭安慰了一番秦蘭勉強點點頭沒精打采的告別而去到了家裏便一個人伏在臥房裏呆呆的坐了一夜沒有睡覺鎮對着碧荷小影淌了一夜的眼淚第二天午後他又不覺的踱到公園裏去坐了好久瞧着那一樹楊柳追想碧荷的亭亭倩影但是反添了無限悵觸無限感慨回去時偏又在路上遇了碧荷正同新歡坐着一輛油壁香車飛一般駛過把那水汪汪的秋波斜觀了他一下那眼光中分明帶着輕鄙他的意思接着又和那新歡說了一句話做出一種銀鐘似的笑聲嬌嚦嚦的送到秦蘭耳中秦蘭聽了好不難受一時怨恨填胸連神經都麻木了一到家裏上床就睡然而翻來覆去那能入睡半夜中哇的一聲竟吐起血來看官們啊要知這秦蘭原是個再痴沒有的人陷進了情障再也不能擺脫十五歲上看紅樓夢看到了「苦絳珠魂歸離恨天」那回大哭了一天以後也曾看過幾遍只看到這一回總哭着不

看下去他的器量也像那林黛玉一般狹小受不得一些委屈這天瞧了碧荷那種
情景自然不能忍受心中鬱着免不得要吐血了第二天上秦蘭便不能起身一連
幾天病勢漸漸沈重金叔琴雖是費盡心力沒法挽救臨了兒却又狂囁起來不住
的喚着碧荷他老子娘瞧着兒子傷心落淚臨死時他忽向叔琴要了一把剪刀把
碧荷的小影剪了個粉碎又把他平日間借着碧荷摹仿的幾十幅美人圖也都剪
碎了投在唾盂裏頭等到一起剪完他最後的一絲氣息也就斷咧金叔琴那時正
坐在床前禁不住放聲痛哭起來哭罷就把兩手交在死友胸前暗暗立了個誓又
低聲向他說道蘭哥兒你放心罷金叔琴一息尙存總得替你報仇過了一個月光
景秦蘭已在他家先墮上葬了叔琴想念亡友往往心如刀割每逢星期日總得大
清早出去買了一束鮮花到秦蘭墳上憑吊又暗暗立誓替他報仇從此以後他便
改變了平素的品性走馬看花興高百倍一個敦品立行的醫學家忽變做了個醇
酒婦人的紈袴子花街柳巷中沒一夜沒有他的蹤跡這樣斷混了幾月名兒漸漸

鬧大了。那些北里姊妹沒一個不知道這位金大少。并且和碧荷也漸漸親近不時進他的妝閣。巨耐自己的財力。究竟比不上那貴公子。只在暗中放着暗箭。使他的離間計。但那貴公子並不覺得碧荷也並不覺得到了第二年。柳梢青時。那貴公子竟和碧荷反臉而去。叔琴却還假意獻着殷勤。天天在碧荷妝閣中走動。見碧荷鬱鬱不樂。總多方的安慰他。情致甚是纏綿。瞧他。倒像有終老此鄉的樣子。然而碧荷雖也喜歡叔琴。總還記掛着那貴公子。和貴公子衣袋裏的黃金。不上一月。却生起病來。叔琴替他診治。不過是感冒所致。只一面却故意張皇說是心病。那時叔琴便似乎天天瞧見秦蘭的靈魂立在眼前。他那報仇的心也就勃勃的大動起來。一天夜中。他一個人伴着碧荷。不覺咬緊牙關。立下了決心。從身邊掏出一種藥水來。給碧荷喝了些。當下他臉上便現出一派冷酷之色。冷冷的說道。碧荷。你可認識我麼。我是金叔琴。你原知道的。然而這金叔琴便是你那舊時情人秦蘭的第一個好友。你可知道麼。碧荷一聽得秦蘭二字。歎的變了色。微顫着朱脣。發出一種很細的聲。

音來道怎麼說你也認識秦蘭麼叔琴道正是我和他實是最知己的朋友比了同胞兄弟還要親熱一些往時他曾告訴我一段故事此刻我就講給你聽聽一回有一個少年年紀不過二十四五却已成了個很有名的畫師他出世時那老天就把美術家的天才裝在他的天靈蓋裏他那一枝畫筆直能巧奪天工畫一朵花活像是真花畫一頭鳥活像是真鳥畫一個美人又生香活色的像一個活美人他的畫越多名也越大凡是見他畫的沒一個不愛他不道他命宮中合該受這孽蝎一天忽地認識了個窯子裏的姑娘究竟他是個初出道的孩子識人的眼力很淺不知不覺的陷進了情網跳不出來我們做朋友的雖是苦苦勸他說那窯子裏的姑娘只知道黃澄澄的黃金不知道甚麼愛情不愛情的你何苦把這心坎中清潔的愛情用在那種人身上他却一百個不聽自管做他花飛蝶舞的情夢說那姑娘是個多情多義的女孩子比不得尋常的路柳牆花呢我們沒奈何只得聽他混去他老子娘平日間原很疼他的也捨不得怎樣責備他他顛顛倒倒的戀着那姑娘錢兒

着實化了不少一心一意的要娶回家來藏之金屋那姑娘也仗着一副伶牙俐齒滿地裏哄着他說你等着我總得嫁你呢那孩子那裏知道他撒謊竟痴痴的等了三年心中懷着無限的希望以爲那美人兒一定是他得了誰也想到一天驟地裏來了個王孫公子臉兒雖沒有他俊錢却比他多於是借着黃金買到了那姑娘的心那姑娘原好似風中的楊柳風吹到東柳絲便擺到東風吹到西柳絲便擺到西如今得了這麼一個有錢的貴公子那肯放手於是發一個狠竟把那可憐的孩子輕輕撇下了那公園中一番潑辣的話直使他的心寸寸迸碎這天夜中他直整整的哭了一夜第二天偏又在路上遇見了那個姑娘正擁了新歡坐着汽車閒逛呢那姑娘也瞧見了有意侮辱他他怎能受得回來便吐血咧不上幾天就此魂歸天上給那姑娘做了犧牲他老子娘原把兒子像夜明珠般擎着的一朝失了這夜明珠傷心自不必說然而那姑娘却依舊自得其樂擁着新歡過他甜蜜的日子朝朝攜手夜夜並頭早把那舊愛忘得乾淨碧荷你想那姑娘可有人心麼碧荷聽到這

裏。煩。上。的。玫。瑰。紅。早。全。個。兒。退。了。顫。聲。說。道。你！你。可。是。在。那。裏。說。我。麼。但。是。這。個。
 可。怪。不。得。我。叔。琴。冷。然。道。不。怪。你。却。怪。誰。來。幸。而。那。可。憐。的。孩。子。有。一。個。好。友。做。醫。
 生。的。定。要。替。他。報。仇。幾。次。三。番。在。他。墳。上。立。誓。終。要。達。到。這。個。目。的。這。醫。生。向。來。不。
 逛。窯。子。的。到。此。却。夜。在。窯。子。裏。廝。混。着。末。後。居。然。着。着。進。行。和。那。姑。娘。接。近。一。
 壁。假。意。親。熱。着。一。壁。却。暗。中。使。着。手。段。離。間。那。貴。公。子。到。頭。來。馬。到。成。功。貴。公。子。竟。
 反。臉。走。了。只。這。醫。生。却。還。纏。着。不。去。覺。得。這。樣。還。算。不。得。報。仇。一。天。那。姑。娘。恰。好。害。
 病。他。一。把。脈。不。過。是。感。冒。沒。有。甚。麼。大。不。了。事。的。當。下。他。就。打。定。主。意。真。個。要。報。仇。
 了。這。醫。生。是。誰。便。是。我。便。是。金。叔。琴。碧。荷。聽。了。這。些。話。臉。和。嘴。脣。都。泛。做。了。土。色。兩。
 眼。中。頓。時。現。出。一。派。恐。怖。之。色。忒。楞。楞。的。說。道。怎！怎！怎。麼。說。你。要。報。仇。麼。你。要。
 怎。樣。報。仇。叔。琴。道。當。時。你。既。取。我。好。友。的。命。此。刻。我。便。取。你。的。命。碧。荷。聽。了。這。話。
 大。吃。一。驚。揭。去。了。粉。紅。綢。紗。的。被。兒。掙。扎。着。要。起。來。叔。琴。悄。然。道。不。要。忙。你。的。氣。力。已。
 漸。漸。沒。有。了。你。的。聲。音。已。漸。漸。低。弱。了。這。屋。中。但。有。一。個。老。媽。子。正。在。樓。下。打。盹。旁。

的。人都上戲園子看戲去咧。你要喊時可也不能放聲。要起來時可又掙扎不起。還是好好兒躺着罷。碧荷沒奈何只淌着眼淚。低低的說道。惡漢。你好狠心。棄舊憐新。可不是我的創例。旁的人大都如此。叔琴道。借着你警戒。旁的人也是好的婦人家。棄舊憐新。原是常有的事。但我要問你。你爲甚麼一逕哄着我。那好友使他痴痴的等。這三年。你爲甚麼在公園中說那潑辣的話。搗碎我好友的心。你爲甚麼當着新歡。悔辱舊愛。奪我好友的性命。我好友既死了。你不該活在世上。五分鐘後。你便須和這錦繡似的繁華世界告別了。呵呵。碧荷姑娘。你心中可覺得痛苦麼。我那藥水。實是一種新發明的毒藥。決不使你受一些兒痛苦。你死後我便開一張證書。說你。的病便是心病。只爲那貴公子撇了你去。所以心碎而死。咧。我出去見了人家就替。你說幾聲可憐。可憐。好一個多情多義的姑娘。這樣可不好。麼。咦。還有三分鐘。了我。須得打電話去。喚你假母和姊妹們回來。更喚我幾個醫友來。證實你的心病。呵呵。碧荷姑娘。我願你好。好兒。上泉路去。要是遇見我那好友秦蘭時。還請替我道候。只

怕。你。沒。有。面。目。見。他。罷。了。到。此。碧。荷。的。粉。臉。上。都。現。着。死。色。芳。息。微。微。早。已。若。斷。若。續。狠。命。的。进。出。一。句。話。來。道。你。！。你。是。個。惡。魔。！。殺。人。犯。叔。琴。低。聲。答。道。不。是。我。是。個。劊。子。手。

一個月後，醫學界上忽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原來那大名鼎鼎的金叔琴，醫士斗的不見了。只是九華山上一個寺中却來了一個新披剃的和尚，拜佛念經，分外虔誠。那公園中的楊柳樹依舊在着，千萬縷的柳絲依舊舞着春風，東西擺蕩，個不住。

冤 獄

三十年前英國新聞紙方如

春葩初胎耀其色采於泰晤士河兩岸而爾時有一事最能轟動一時者則爲蒂文歇。

雖有橫逆之來亦可無懼也。蒂文歇埃及中有一高年之寡婦者富資產頗享安閒之樂。一日凌晨忽爲人所殺，珍寶喪失無算。婦家有男僕一厥，名曰李別。有一女僕年事已高，宿於屋中最遠之一隅。警署中人申謂此事不關女僕，因非多力者不能爲。且其人耄且愚，亦決非殺人犯之流也。男僕屢經處死而卒不死。然則吾人果能清白其心，則

李之寢處則頗近死者室益以種種細事相奉合。李被嫌甚深四察室中似無外人闌入之跡殺婦者必屬此二僕警吏偵探逐一指李爲罪犯捉將官裏去既鞫訊李無以自白第屢言己之無辜人亦不之聽以爲殺人者決此僕矣法官亦不問其他立判李以雉經之刑李聞讞躍然起引眸注法官面發爲堅決之聲曰上官今日殺一無辜矣然吾殊無懼因上帝必將呵護吾身不爲上官所殺也旣入獄飽食安眠坦然若無所懼恒自謂上帝方臨頭上必不至死一日刑期屆矣李仍處以沈着從獄吏逕登縊架仰天言曰上帝終當護吾也比黑索加其頸布幕其面李復悄然言曰若輩必不能殺吾是時身已離地起冉冉而升未幾索果砉然斷觀者皆震愕刑吏弗顧立命人以新索

至李微笑曰爾曹雖百易其索終無濟也因以頸就新索俄又立斷至是法官及刑吏咸大驚亟以李返諸獄旋定終身禁錮蓋猶未信李之無辜也居歲餘與李同事之女僕忽大病醫者診之謂病已深不能免一死臨死女僕立白前隱謂當年殺主婦者實彼而非李即以爾時情形縷述無遺并出一二珍寶以爲證事聞於官中卽出李於獄撫慰有加并允每星期酬三十先令以終其身云道光二十二年鴉片之戰江南提督陳公化成死守吳淞礮臺與英國艦隊戰滬之人勵士卒登高一呼羣士皆奮血戰數日未嘗示弱

英艦圍攻甚力。礮火動天。公誓死不下。卒毀英艦。多艘不敢近礮臺。一步公益奮勉。日夜禦敵。不少懈。每植立礮臺高處。從容指揮。雙眸炯炯。作精光。注射海中。英人畏之。幾欲引去。乃不幸中流彈。折一足。血流如注。再仆再起。指揮如故。敵彈繼至。若飛霧叢集。公身前後被數十創。卒以不起。臨死猶睜目呼殺敵也。公既卒。指揮無人。臺遂陷落。英人佩公勇。每聞公名。輒敬禮之。謂爲中國好男子云。先外大母生時。嘗爲予述此事。聲淚俱下。並謂公有所愛犬。出入必隨公。公旣死。義犬亦狂嗥而死。邑有專祠塑陳公像。並塑犬於足次。以旌其義。是主是犬。洵足流芳百世矣。據友人某君言。當英艦來攻礮臺時。公下令發礮。礮中忽有所梗。彈輒不出。舊俗迷信。謂婦人裸而跨其上。礮即立發。公亦

未能免俗。因命其妾裸登巨礮。彈果發。敵艦一而妾亦以是死。公大慟之事。平邑人立陳公祠。亦附祠其妾。祠中縣妾畫像。鳳冠霞珮儀態萬方。人有往拜者。每有靈顯。謂當俛首下拜時。像中冠服皆去。作當日裸體跨礮時狀。迨拜既起。立仍其舊。此說絕怪。不知可信否也。鴉片之戰。吾國被辱已甚。有一陳化成。亦足爲此寂寂之河山生色矣。

腦筋遲鈍。爲吾國人之通病。今欲師撥快鐘點之法。一一撥令敏銳。誠有未易言者。或謂他日之撥快。吾國人腦筋者。殆屬諸外人。其法維何。則以大軍長驅而入。實行瓜分是也。然吾謂腦筋遲鈍。爲害尙淺。唯人心之不正。實足貽邦國以無窮之憂。充其極。皆盡墮於畜生道中。而後已。上帝在天。安得一一撥正之哉。



畫中人

美·國·家·哀·特·加·浦·氏·原·著

予旁皇暮靄中者久矣。身被創且罷，計無復之。因排闥入一古堡，以息私忖。下榻此間，當較幕天席地爲佳。至堡主人之願否，內吾殊弗問也。旣入堡，即蒙主人以塔樓中一室相處。室中飾甚都顧，以歷久而敝，失其華采。壁間張璧衣雜縣，古時戰利品，無算。令人想見古將軍臨陣殺敵之概。復有近人名畫多幅，栩栩有生氣，襲以錦架，富麗無匹。畫旣夥，蠭四壁，都滿予故好。畫乃覺其中都有奇趣，因屬減獲庇。特洛嚴閉室中，窗牖然，床頭巨燭，床上故幕，玄絨之帷亦張，而弗掩。自計吾即損此一夜之眠，恣觀羣畫，亦足快意。且枕上尚有小冊，一卽紀羣畫歷史，間復加以評論，當有可觀。登床後，開卷雒誦，復引眸觀畫，以相印證。且讀且觀，意乃滋。專此時沈酣書中，殊

弗覺長夜之過半已而燭少跋光不及書因起移燭奴使近俾吾書盡在燭光之下恣吾細讀一時光輝輝然燭於書面且及室隅一畫架之上先是此畫爲一床柱之影所蔽故未之見至是則了了在目畫中爲一女郎貌乃絕艷含苞玫瑰似在着花之候予疑爲目光所給立掩吾睫迨揉目再視而絕世容華復隨燭光蕩漾於前審匪目纈因再凝眸定注其上畫中果爲一女郎倩影僅及香肩而止意者匪丹青之無完筆特以畫師寫到香肩已斷魂耳觀其畫意雅類畫伯瑟蘭氏手筆玉臂酥胸以及如雲之髮均在縹緲隱約中一若天上神女遊戲白雲堆裏令俗眼無從窺其究竟者畫絕妙允爲美術界神品而橢圓之架亦金碧照眼其美無倫予凝睇久之頗疑有人亭亭窺吾於室隅未通一言化爲明星即入此畫中而杳於是中心大動立僵於床而畫中人若有魔力仍故故入吾眼簾顛倒吾之心魂因移燭奴於故處俾燭光不復燭及此畫

神少定立檢小冊讀其歷史其文曰

個儂。一瓊花璧月之麗姝也。便娟其貌而復玲瓏其心。好行樂。弗耐寂處。偶邂逅。一
畫師見而悅之。悅而嫁焉。是爲個儂畢生之幸。而亦爲個儂畢生之不幸。畫師富於
情勤於事。莊穆如長者。愛美術甚。故謂美術卽爲其妻亦無不可。個儂固便娟其貌。
玲瓏其心。好行樂。弗耐寂處者。平昔珠言蘭笑。嬌癡若雲。而活潑跳盪。又類稚麿個
儂在妙齡。故見世間萬事萬物。罔不愛好。所惡者則爲美術。疾視有如寇仇。而復懼。
彼畫筆畫板。足以消蝕其夫子之容顏也。常惴惴弗能自己。一日忽聞夫子將以燦
花之筆。貌其風鬟。則益慘慄。如臨死窟。顧以愛夫心切。未敢少拂其意。因貌爲笑。悅。
忻然從之。槁坐小樓中。著凡數來復。樓極邈黯。但有微光自樓頂下漏及於樓板之上。
而畫師意興飄舉。工作乃至力。卜晝卜夜。無時或輟。畫師癖於畫者也。興之所至。
如入幻夢。靈性與感覺。一時都失。初不自知。其此舉直等於囚鸞笯鳳而此邈黯不
知夫婿方欲憑藉此畫獵取大名。且視此中有至樂者。一旦舍去。勢必滋其抑塞。用

是槁坐如故而身則日羸精神亦益頽喪人有見畫者均藉藉稱畫中人之神似畫師意得甚畫乃益力將畢事遂不復許人入此小樓扃戶走筆爲狀若狂目注畫不瞬并亦弗視其愛妻之面又烏知畫中人頰上脂痕均自愛妻玫瑰雙回吸收來也又越數來復畫且成矣但餘眼梢口角尙少兩筆而個儂精神忽亦奕奕而振正頰殘燈垂焰光燄遽大明於是兩筆遂下設色乃絕艷畫師大悅目注畫木然如癡已忽大顫色朽如死揚其聲呼曰是畫生動哉返顧其妻則香消玉殞久矣

美國名小說家浦先生 Edgar A. Poe 亦善爲詩名震歐美以一八零九年嘗爲軍人擢軍曹以不守紀律見擯迭任各報館編纂凡十二年所撰短篇小說奇詭卓絕遂負盛名一八四九年以悼亡卒其所著小說有『神怪理想之故事』一書最著名詩則有『鐘』『烏鵲』二作亦見稱於世此篇原名『橢圓形畫像』其傑作也

悼亡

詞

乙卯秋某日予方出有中年

婦登門出書二冊於袖曰聞
瘦鵝先生善爲小說好文學

茲特以此書相贈并希傳布

予歸後家人傳語即出書以示則寶山邵心炯先
生艾廬遺稿也聞贈書者被縞素想爲先生後室
趙夫人即稿末所謂趙氏履貞者是矣予讀其稿

頗多至情之作先生本以詞名故其詞尤勝予最

好其悼亡金樓曲三闋讀之如聽哀鶻叫月懨懨

作斷腸聲也詞云別淚千萬九年來年年孤負

年年磨難莫說相離心頭事消受淒涼無算便相

會何曾眉展况是啾啾傷春病冷清清沒個人消

遣終日把淚揩面客中時有書來勸道相思大
家擋起且加餐飯便是相離千里月留得清光長

滿終有日到頭相見不道青天沈碧海只從今破
鏡空留半君已矣我誰伴(其二)賤得絲兒喘尚
擔憂郎行何日藥鑑誰看我醫今生長廝守任是
封侯不願只要把殘春勾轉畢竟臨時成空話到
今朝始悟浮生賤魂傍著冷幃顫鴛鴦折翼還
何戀最傷心孤鸞一去忍拋離燕又是飢來驅人
走只道斷腸難免怎猛地無腸堪斷天若憐儂留
君在定聲聲珍重情無限似此別幾曾慣(其二)

獨自成嗚咽向靈前燈昏月落千呼萬喚豈有聰
明如冰雪忽做嘶聲不管可聽得啼鵝血濺料是
情天憐君甚這回腸省得零星斷索性把并刀剪

長眠轉令儂生羨歎勞生何年共汝秋墳唱偏
輭泥買花枝裝丫髻問倩誰插戴供誰看揮手去
幾疊征衣添新淚忍覩舊時鍼線更小女牽衣嬌

心如劍。前有小序云。庚寅四月。悼亡兩旬。飢驅出門。泣別靈前。不復成語。旣客吳門。追叙此况。填成長調。不知淚之何從也。集中又有十六字令。四闋。云。餐與汝何干。泣夜長。應憐我吟斷。冷棺旁。(其一)香心字燒殘。一寸腸灰全死。拜月舊時廂。(其二)燈一點。秋心一縷。魂欺孤影夢也。更無痕。(其三)衾長簷空牀。夜漏沈仍留着。一半待伊溫。(其四)寥寥十六字。中哀音流溢。亦佳作也。

△記俄羅斯之女英雄

歐戰

餘話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之。

歐洲大戰造就英雄不少。且有無數女英雄應運而起。爲戰史生色。若俄羅斯之十七歲女郎。其尤著者也。曰柯阿萊戰事。起後爲德軍。波羅的海沿岸有地。戰史生色。若俄羅斯之十七歲女郎。其尤著者也。

所攻一日。有德兵士二十人爲陸軍中尉所統。止於一田莊中。莊中有女郎見德軍至。略無懼色。歎接甚殷。中尉固心細。恐有變。因命一卒出駐附近小山上。爲遲守立命。女將酒出。俾小飲。以蘇積困。設相抗者。卽火此田莊。以示懲。女唯唯。謂地窖中。有釀酒。以櫻桃製。歷年多矣。容將之出。進諸壯士。遂姍姍入地窖去。既至窖中。斗發一念。潛出睡藥。納酒中。始將出。遍酌諸德人。一笛旣罄。饑餓益熾。因復以第二笛出。亦下藥。如前。諸德人歌呼轟飲。樂乃不翅。顧睡藥發。須臾皆入睡矣。女見二十人已亡。知覺。遂復以巨甌盛藥酒出。飲小山上之人。守卒卒方僵立。寒風中。顫不可止。得酒則大悅。飲藏之地窖中。旋出。巨索縛二十人。手足如縛豕狀。後亦頽然仆鼾聲漸振。女返屋亟將二十人軍械。

事畢立越森林經澤地逕趨西比利亞來福槍營中歎然謂營長曰吾今日得德意志軍官一兵士二十軍械已去手足均被縛請往俘之營長初不之信繼見其意誠遂從之往見狀果然遂俘二十人歸越日全軍統將聞其事特召女郎往與之握手稱謝者再并錫以聖喬治勳章用旌其功聖喬治者爲俄羅斯軍中最榮譽之勳章女得之允無媿色云

△記法蘭西之女英雄

法國松木河上有村落曰曷克路西村中有女郎瑪瑤兒Marcelle Semmer者一孤女也當歐戰之第一年法軍自沙勒勞敗退至曷克路西村德軍窮追弗舍爲勢甚迫瑪瑤兒年才十九心殊鎮定立局橋門以拒敵投其鑰於河中德軍不能渡

待旦始以舟至而法軍已去遠矣村既被據村人多逃瑪瑤兒淹留弗行夷然無懼村人及軍士有未逃者均匿地窖中不敢出瑪瑤兒獨出爲送糧糒長日往來奔波不以爲苦一日助法軍士十六人脫逃被以平民之服皆得安然遁去後將更助一人乃忽見執德軍中立開軍法裁判鞫其事瑪瑤兒侃侃言曰吾救祖國軍士此非第一人也尙有十六人安然遠去此時雖欲得之亦無及矣爾將何以處吾一聽諸爾吾固孤兒無所依戀吾母即法蘭西爲法蘭西死吾無懼也將處死刑法軍忽進攻德軍不支亟引退瑪瑤兒得門而逃隱身一地窖中迨法軍重得曷克路西村瑪瑤兒山末爾之名遂大噪一日瑪瑤兒誤入德軍哨線又爲所獲幽諸一禮拜堂中幸遭佳運得弗死堂壁爲

法蘭西之飛彈所洞於是復逃居村中凡十五閱月時於藥雲彈雨之下救護傷兵并與一九十歲之老嫗爲伴侍奉備至嫗方病癱賴瑪珊兒以生一法將念其勞績錫以十字勳章後此有英軍入村知瑪珊兒爲女英雄無不敬禮其人莫將且下令詔其部曲見瑪珊兒山末爾時不許擅與交語須俟其先自發吻始能應對芳躅所過皆當正立致敬後又在軍中開一音樂大會以鼓頌瑪珊兒功德云

△記薩狄尼亞英雄之母

歐戰既肇薩狄尼亞有少年曰法郎昔司哥摩利度 Francesco Mureddu 心切愛國亦荷戈從軍年少氣壯勇名聞一時一日往攻敵寡奮不顧身竟被重創遂入聖馬利奴佛軍醫院中時有某

夫人者心服其勇復憐其被創因留院不去力爲將護視之若己子如是數日某夫人周旋藥鋪病榻間未嘗少息冀得脫此勇少年於死神之手顧摩利度創劇竟致不起臨終截髮授夫人屬遺其母夫人哭之慟爲之營葬市玫瑰無數遍散墓上而去即以書致摩利度母母居薩狄尼亞一小鎮中讀其書泣感累日立函某夫人道謝并索愛子遺髮函云

某夫人妝次日前讀尊札敬悉一是吾子法朗昔司哥爲國而死臨死之頃得夫人恩覆一如慈母吾雖在重憂中聞此差足自慰今欲報夫人大德苦不得當徒恃筆舌又安足以表謝忱惟上帝在上或有以報夫人耳吾凡五子爲祖国故均令其投身行伍法郎昔司哥年最少顧

乃先入寇。罗良可悲歎。想其血。寃中萬斛。熱血。當爲祖國。揮灑盡矣。餘四子。創其二一方。從軍。利皮亞。已歷三載。鮮得音耗。尙有一子。今亦轉。戰前敵。聞尙健在。竊願上帝垂憐。爲吾留此一子也。夫人如爲人母。當喻吾懷似無所用。其喋喋總之。夫人之善視吾子。吾實感激。至於萬狀。吾子墓上所散之玫瑰。遐日當着花於夫人寢室。吾之次發爲幽馨。以謝夫人之慈愛耳。吾子葬時。夫人曾遠道相送。今者步步近吾子墓場。他日歸天。自當步步近天國之闕。須知上帝之福。夫人者。正未有涯也。茲有戀者。吾子遺髮。請卽付郵。賜下。蓋吾已不能一親其冰冷之額。姑親此絲絲遺髮。亦足少慰吾心耳。吾子爲薩狄尼亞之英雄。吾爲薩狄尼亞英雄之母。敬再掬其。

中。心。誠。意。致。謝。於。夫。人。之。前。餘。縷。縷。不。

△記意大利之獨腿英雄

益利各都梯。Enrico Toti。意大利人。少時在火車中。遇險斷一腿。顧性好冒險。膽力過人。常好履險。蹈危。爲他人所不能爲之事。歐戰以前。營商羅馬城中。卜居屈司德維埠。專製木玩具。以供全國兒童之需。家故小康。歷年獲利。復不資一二年來。每以所入。周貧民。其慷慨有如此者。戰禍作。益利各心。切愛國。於戰事多所贊襄。惟以一腿廢。不能荷戈赴戰。恒邑邑弗樂。後遂上書杜斯太公爵。請命曰。公爵殿。下溯自戰事肇興以來。某常在戰線中。雖不作戰。亦時遭險。事某意大利愛國之國民也。吾所能以告殿。下須知某雖獨腿。亦未嘗不能宣。

力於沙場上也。前此某嘗服務於王家海軍中。凡八年亞非利加之遠征以功得一勳章而歸。一千九百零三年施比齊海軍中人有較賽自由軍之戲。某亦委然居首軍役期滿投身入鐵路公司居三年於火車中遇險折一左退臥息經月始愈力既復仍事游戲及練身之事羅馬太勃城中萬國游泳之比賽某以獨腿獲獎人爭異焉厥後某復吾魂之中實時時望吾意大利祖國之光大也。所經之地有法蘭西比利時荷蘭德意志俄羅斯諸國且嘗至北冰洋以層冰礙舟不能造其極與竦泊蘭之哀斯凡馬人同處亦幾自疑爲蠻荒中人矣。歸途過奧大利及波蘭遂返羅馬僂息數月復作亞力山特利之游溯尼羅河而上一游埃及。

奴皮亞計前後所歷爲程凡二萬基羅密達與風濤戰冰雪戰虎狼戰舉人世間之種種艱苦蓋以一身備嘗之矣。此次歐戰中某至願爲祖國效其綿薄思入阿爾壁尼軍殺敵頗不可得嘗至高利齊亞左近之薩格拉度登加斯德奴伏山四察所設軍事電話之電線曾否爲敵人所撓並於田野中廉探冀獲一二間諜以翦敵軍之羽翼某之爲此初不願爲人所知而今則一般軍官及軍士咸漸識吾矣。自塞維那望至蒙法貢其間有孔道敵人遵守甚嚴見獲必無幸而某之往來則恒取荒僻之小徑以避耳目或潛行於玉蜀黍田中起伏無定每見邏者則立匿無滯坐是脫險者屢矣。日者自投於蒙法貢駐軍中請納吾爲前鋒擲彈之兵司令不能決覽羅馬請示卽遣吾至塞維那擎

以俟後命去取尙未可知今某所以上書於殿下者將求殿下許某入軍勿相峻拒俾殘廢餘生爲祖國而死或則以第一人奏凱歸脫利斯德也

杜斯德公爵者第三支大軍之總司令也既讀益利谷書嘉其忠勇因許以入白薩格利軍中如是數月爲軍中使者專以遞送軍書文牘爲事迨一千九百十六年一月司令拉齊尼少佐知其好戰卽令入戰濠爲工程兵盎利各頗以爲樂邑鬱之念盡殺八月六日大軍進攻谷太山盎利各堅請從行少佐許之某參將嘗述其戰況曰彼以第一人入敵濠勇乃無藝能發槍善擲炸彈其發槍也支槍於右臂之下而以斷腿所需之拐杖支其全身槍發頗多命中與戰後被創凡三次血汨汨出尙歎呼曰意大利萬歲脫利司德萬歲白薩格利

萬歲第三次受創最劇頑然仆地俄忽起立強進歐戰開幕後慘霧愁雲瀰漫於塞爾維亞全土全國男子靡不踴躍從戎冀爲祖國爭一日之榮譽雖國力弱小不足以抗强大之德奧而大義所在不遑顧也從軍者匪特男子卽婦女亦多有慷慨不違願也從軍者匪特男子卽婦女亦多有慷慨

△記塞爾維亞無名之英雄

從軍爲國宣力者戰事初起時人心惶惶然不能安處而一般婦女仍持以鎮靜不爲所動苟有夫婿或兄弟輩戰死沙場者則立易軍服持槍赴前敵以爲之代雖家有兒女棄之弗恤類由紅十字會爲之撫養此輩婦女實足爲二十世紀之女界增光者也嘗有一少年從其父兄出戰戰三

年以勇驚聞。一日爲礮火所中喪其右臂及右腿。負創而歸。養疴於紅十字會醫院。創既愈。臂腿斷處均圓禿如漆。髹觀之可憐。問其年僅十七。而身歷戎行者已三年餘矣。觀彼四肢雖去其二。仍虎虎有生氣。一似天下事未足以困厄之者。其忍耐性絕強。能忘痛苦。平時常作笑容。無楚色。且於言語間頻露愛國之思。初入院時不能有所動作。第時轉其灰色之雙眸。作視人狀。至懇摯。迨少瘥時。轉其灰色之雙眸。作視人狀。至懇摯。每出其則恒拄杖游觀院中。病室加病者以慰藉。每出其左手爲人拍小枕。俾令平易。或則坐病榻前。漫聲歌塞爾維亞行樂之歌。使病者忘其所苦。俟入睡後。始去其愛同胞也。如此。其愛祖國也。又如彼名雖不傳。亦不愧爲一無名之英雄也。外此又有弱女子。亦嘗從塞爾維亞大軍之後。親冒鋒。

鑄者女本居邊境某村。村中多佳景。崇山疊翠。水拖藍。卽一草一木亦葱蘢多佳致。女相羊其間。其初不知人世間有斷脰喋血之事。迨大戰作。朝野震動。女忽於是時潛然他去。人固莫知其何之也。其後塞爾維亞大軍之一部奏凱而歸。女亦戎裝列軍中。旣返故里。方擬與家人把臂。話舊証某村曾淪敵手。蹂躪無度。村中屋宇焚毀殆盡。其老父及兩幼弟均遇害。尸體赫然尚釘於一木。字架之上。蓋以不屈死者女見狀大慟立下三戶。瘞之復荷戈入軍中。誓殺敵人十萬爲父弟復仇。每交戰時。女必身先士卒。奮勇殺敵。大戰中立功甚偉。云是又一無名之女英雄也。

△記法比無名之英雄

歐戰中比利時法蘭西首當其衝。德人屢勝之。目

常注其邊境。猛烈之礮火亦時時抵隙來攻。在理。居民當徙而遠避。然有無數婦孺明知處此硝烟彈雨中有生命之憂顧以愛家心切多有戀戀不忍去者。雖姓名不彰。夫亦可謂無名之英雄矣。法境某老婦年七十餘矣。駝背龍鍾。臨風欲儼尚堅守其家。弗去。曾語人曰吾夙家於此。老於此今若去而之他。於心弗忍。縱流彈噭然掠頂過吾不之顧也。法蘭西鄉間農家婦等雖知處境甚危。然寧爲敵人所困而不願離其故土一步。間有登草墩而觀戰者。可云壯矣。比利時人富於愛國心。微論年事老弱。常乘間狙擊敵人。以爲快事。即不幸爲所覺察。大軍突至。亦必集衆固守其地。力與之抗。未嘗少却。蓋其地皆爲生長之區也。比利時老婦狀至衰邁。行就木矣。其居所爲礮火。

一所。仍守之不去。夜雖棲宿別所。日間復戾低徊。審視若爲之憑弔者。左近有德人軍站弋。間謠甚。力遇比利時人。尤殘酷。視若畜類。而此老婦仍不去。毅然居守。彼以爲此寸土劫灰中。仍屬比利時祖國之土。故可戀耳。德人苛暴絕倫。軍行所至。田舍爲墟。古代所遺勝蹟。爲之搗毀者。更僕難數。法國有名之泰普禮拜堂。亦被毀。惟尖頂之塔。尚刺空危立。若示人以聖意之所寄者。一噸薩丁之老婦日必至此諷誦聖經。牆上帝福祖國。雖礮聲砰訇震天。表似未之聞也。法軍中某軍士嘗有雞犬亦杳。惟一七十許之老嫗。尙淹留。弗行。彼蓋生於斯。長於斯。未嘗一日他去者。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普法之戰)及一千九百十四年。德人已。兩。

度。踩。躡。其。地。荒。涼。可。怖。而。彼。仍。獨。居。於。此。不。以。爲。
懼。嘗。語。吾。曰。德。人。之。初。來。攻。此。村。也。我。軍。與。之。巷。
戰。甚。烈。飛。彈。往。來。空。中。狀。若。穿。梭。時。復。破。窗。而。入。
吾。室。吾。則。蹲。矮。桌。下。避。之。此。村。爲。吾。息。息。相。依。之。
地。吾。甚。安。之。彼。遠。避。不。追。者。徒。見。其。膽。如。鼷。鼠。耳。

又。有。一。法。軍。中。軍。官。之。日。記。曰。某。晨。吾。方。從。事。
修。一。電。話。之。線。見。二。少。女。及。一。幼。童。共。驅。三。牛。過。
草。場。時。場。中。亂。草。怒。發。深。可。沒。脛。間。有。黃。銅。之。彈。
壳。散。墮。草。間。輝。輝。有。光。似。猶。睜。其。怒。睛。欲。擇。人。而。
死。之。者。草。場。之。側。有。小。屋。四。椽。門。碎。窗。斜。勢。將。頽。
仆。荒。園。中。猶。有。數。小。兒。拾。地。上。彈。壳。酣。嬉。其。間。若。
不知。此。爲。殺。人。之。兇。器。並。不。覺。戰。禍。之。蔓延。及。此。
者。其。天。賦。之。勇。氣。良。足。多。矣。英。國。第。七。十。聯。隊。
中。嚮。導。官。威。廉。格。拉。夫。嘗。救。一。七。歲。之。法。國。幼。女。

頗。爲。同。袍。所。稱。女。所。居。村。亦。爲。敵。人。所。攻。中。巨。
彈。全。村。立。毀。得。生。者。惟。此。幼。女。遂。爲。格。拉。夫。所。救。
格。拉。夫。後。嘗。告。人。曰。吾。既。救。此。女。天。忽。雨。因。立。被。
外。衣。加。其。身。防。爲。寒。氣。所。中。弱。質。不。能。堪。也。女。伏。
吾。懷。中。不。動。亦。不。聲。俄。忽。張。其。曼。眸。凝。注。吾。面。作。
感。激。狀。吾。溫。言。慰。之。則。立。舉。其。創。臂。挽。吾。頸。以。示。
親。呢。卒。以。被。創。過。重。未。幾。亦。死。吾。今。追。溯。前。事。猶。
覺。汪。然。欲。涕。也。阿。辣。司。昔。爲。名。城。自。經。兵。燹。荒。
落。乃。同。窮。鄉。後。十。室。九。空。市。聲。都。咽。日。惟。聞。礮。聲。
磅。礴。而。已。城。中。有。一。商。家。婦。年。已。老。留。而。弗。行。爲。
之。伴。者。惟。一。狗。日。侍。其。側。其。所。居。亦。爲。礮。火。所。毀。
顧。仍。堅。守。不。去。即。彼。頽。垣。斷。瓦。在。彼。猶。不。啻。寶。



四 圓 夢 記

時方暮春，落紅霏空，作人舞黃鸝，伏亂柳中，宛轉亦咷似歌，送春之曲。柳絲迎風而裊，若翻碧浪。雖春光已老，而萬綠縛野，似尚倩游絲綰住。春魂脫爲畫師所見者，則且殺粉調鉛，作風景畫矣。一日濱暮，予攜畫具出至野外，寫生略加揮灑，即過畫友懷芳，生家其地，在靜安寺路，景物絕幽蒨。時懷芳在畫室繪一女郎，將爲雜誌封面之用。見予入，微頷其首，已而擲筆於案，喟然歎曰：「吾畫拙，胡能與浦夢蘭比者？」以吾所見，五年來畫師中之擅美人畫者，尤以夢蘭爲第一人矣。予曰：「然，夢蘭猶雌伏名未著也。」懷芳曰：「此君絕孤僻，不欲以此自顯，故每爲一畫，名亦一易。梅蘭竹菊等花，名百餘幾，爲彼假用，殆盡然筆致初無大異。」人亦有少少知爲夢蘭作者，吾意不出三年，浦夢蘭名滿天下矣。予曰：「吾未嘗一見，夢蘭聞爲吳下世家子，然否？」懷芳曰：

否。彼爲杭人。生長西湖畔。父行賈。累年折閱。潦倒而死。母亦邑去。世夢蘭性穎慧。少以官費游學美國。因與繪事性相近也。遂入美術學校。平昔固畧能畫。拈鉛筆信手塗抹。而鉛痕迷離中。輒成人形眉目。楚楚可觀。閱五年卒業歸國。入秣陵某學校。主圖畫講席。居半載。得一情人芳名曰佩蘭。蓮儂蕙汝。雙心膠結。爲一將締婚矣。女父堅執不許。會二次革命起。民黨據秣陵。獨立勢張。甚已。而北軍來攻。鼙鼓動天。地女父固異怯。攜家人立逃。而夢蘭不知也。繼見事急。將往勸女逃至其家。而女已行矣。叩比鄰無有知其所往者。夢蘭四出廉探。卒無迹兆。因大懊喪。雖處危城中。誓死不去。事平。亦不復入校賣畫。自給顧兵。燹之餘。人乃無有顧之者。如是一年。仍不得情人消息。柔情綺想。寸寸成灰矣。聞夢蘭本名蕙生。迨失女後。始易今名。夢蘭者。夢佩蘭也。予聽至是。意興飄舉。拊掌謂懷芳曰。然則夢蘭亦情場失意人矣。恨吾不能爲小說家言。否則當爲彼草一哀情小說也。懷芳目視其畫。徐徐答曰。然未來之事。往往有出人意表者。他日夢蘭或能圓其好夢。正未可知。吾與彼爲至友。亦深望。

其有此一日耳。夢蘭近爲一畫，精粹無匹。今方陳東方圖書局中，君亦見之否？予曰：吾見之矣。夢蘭畫固佳，畫中人眉目生動，栩栩欲活，傳神之筆爲夢蘭一人有矣。懷芳曰：吾謂夢蘭不特繪人面目已也，且能繪人靈魂。予曰：今夢蘭安在？吾滋欲一見。其人懷芳曰：彼適自西湖來，抵此三日，君或能見之。方語至是，斗聞履聲大作，有一人排闥而入，衣冠敝舊，疾趨懷芳，側懷芳立自座中，踴起，懼然呼曰：夢蘭！吾方道及子而子適來此，吾友荷舫亦喜，畫其畫，拙劣如吾，而其心性殊溫厚也。予始知此君爲夢蘭，中心滋悅。夢蘭亦悅，與予把手曰：天下名畫師多溫厚人，少吾願與君爲友。其語殊簡賅，而誠摯之意溢於顏表。予觀其人，頑然而長容色，微白目光流動奕奕，作明光足，覩其天分穎慧，不落凡下。已而懷芳又面夢蘭曰：夢蘭，今子下榻何許？有定否？夢蘭掉首曰：無之。日來方寓逆旅中，俟得善地，擬組一美術之館，爲鬻畫處。懷芳遽笑曰：貧兒詎暴富耶？胡來多金？夢蘭出銀票一束，作勢言曰：東方圖書局中一畫，得資二百，貧兒固暴富矣。繼取一二票投案上，曰：二君如有興，能從吾之酒樓中。

沽醉乎懷芳曰旬日來吾方奇窘日但二餐今得入酒家覓醉則與萬方玉食等矣
 夢蘭微笑曰吾輩其以汽車行乎懷芳復躍起曰夢蘭子殆癟矣區區二百金者非
 無盡藏也吾輩當以步往無需汽車予攏言曰且吾已進餐其恕吾不往可乎懷芳
 笑顧夢蘭曰荷舫謊耳日者彼視吾爲尤窘每餐第以饅首果腹并此旬日中三餐
 之資付催租吏矣予執懷芳口曰子勿挑吾短吾二人爲況同耳於是三人同出至
 酒樓是夕懷芳胃力特強進酒食最多夢蘭運筋絕緩遲遲若蝸牛進食亦少酒少
 啜即止但蘸以畫案作美人蠟首無數予窺其所作面目皆同意者彼方思其情人
 佩蘭耳餐已懷芳初不問餐資幾許遽以一十元之銀票投侍者以狀卜之則五元
 已足侍者驚喜挾票立去夢蘭忽又呼之返捫索囊中得墨西哥一納侍者手曰此
 爲犒資懷芳見其豪狀舌橋不下俄發吻言曰夢蘭子今夕殆欲傾此二百元耶夢
 蘭曰吾尙欲設美術館懷芳曰然則笑爲更以巨資予侍者夢蘭笑曰一元之數安
 得云巨且此侍者佳也懷芳無語顰蹙自捫其囊予則以齒微叩酒杯用示暇豫蓋

吾二人囊中廓然止小銀圓數枚耳。予與懷芳皆起而夢蘭。忽停眸注旁桌殊無行意。忽就案頭取一菜單視其反面曰：「反面無字，差足供吾貌彼風鬟也。」遂復流目於旁桌之上，動其鉛筆，懷芳張口愕眙，予則循夢蘭目光注處視之，則兒十數武外有男女相對坐，把盞小飲，男容止粗獷，而爲狀似爲富人，度其年事可四十許，女貌頗綽約，擬以玫瑰，殊肖以玉貌卜其芳年，似止二十三四，明眸如鳳，微含愁態，惟其含愁美乃無度。意者此夫婦間殆不甚得也。夢蘭運筆如飛，方摹繪彼姝玉貌，會彼男子適引首呼侍者，遂爲所見，懷芳大震，力以其雪茄濃烟騰爲雲霧，面乃立隱而夢蘭不覺，連腕走筆如故。男子木視有間，遂躡步至夢蘭後，懷芳震懼已極，幾欲匿伏案下，予亦心躍神聳，彌覺弗寧，蓋吾二人囊中皆羞澀，殊不能經此酒樓中之一鬨，脫入官者且罰餒也。斯時夢蘭已覺，則立仰其首，悄然謂男子曰：「先生請恕，下走僭分，竊摹尊夫人玉貌，觀其眼波，與吾佩蘭肖也。」即取所繪示男子，意甚靜穆，其人不顧，咆勃叱曰：「爾賊！」予聞叱，大震魂爲之落，懷芳則墮其雪茄於案上，案幕間洞一。

穴矣。時吾二人知交闊之局已定，無可逃者。即欲居間和解，亦苦不及。不意彼男子忽注目畫上，展爲微笑。此笑之範圍，拓展甚速，須臾已及二目而目中之怒光，遂亦逃竄而去。夢蘭仰睇，微笑於意滋得俄。男子忽曰：「此畫殊美，足供觀賞。爾願得資否？」請言其數。今夕當恣爾買醉也。夢蘭怫然曰：「吾爲此畫，非欲斥售者。第以尊夫人微肖佩蘭，故試爲之。今夕已得買醉之資，幸勿更以阿堵物驕人也。」男子殊不屈抗聲。言曰：「然吾必欲得此畫，雖重金無恤。」遂置畫於案，探懷出一手冊，予及懷芳，微睨之。不期失聲歎爲絕作。畫中人雖僅以鉛筆草草繪成，而脣吻似顫，眼波欲流，一一均極生動。玉顏爲寶飾所映，亦燁然作光。二眸尤妙，大類夏夜華月麗於中天。彼男子之歎賞，誠非虛矣。旣出手冊，即以銀票數紙納夢蘭手，挾畫返原座，尋與婦作微語。忽忽遂去。夢蘭目送其行，不言亦不動。已而喟然歎曰：「傷哉！佩蘭！」傷哉！佩蘭語後，裂其所得銀票，投杯逕出。後此夢蘭境益窮，狂放亦益甚。夙興夜寐，每念佩蘭不已。一日有富婦某夫人者，見夢蘭畫，喜之，願以厚幣爲酬。令圖其像。婦固中姿而裝飾甚。

都夢蘭意不欲爲却之數四婦不許強而後可月餘畫成則赫然一女魅也首巨如斗獠牙巉然外露脣上翻若榴皮其赤如血目突頰浮腹便便如五石瓠而珍珠鑽石之屬則依原樣圖之一無所誤珠光寶氣騰溢滿紙顧乃益形其醜并題其端曰全世界五大洲五大洋間空前絕後之第一美人婦得畫大怒顧未如之何其滑稽玩世有如是者一日去吾三人宴飲之日可三星期矣夢蘭已於市中設美術館二百金盡罄館中陳中西名畫多幅旁及畫具及石像等旬餘門可羅雀人無有過問者石膏之像或仰或俯鎮日冷顏向人似苦岑寂而名畫之上則結以蛛網似以畫極名貴不欲輕意示人者卽夢蘭畫雖佳亦復無人購求日夕閑筆無所事則悲歌寫其陶鬱或苦思佩蘭不已美術館中旣無過問之人寥落已極卽偶有人駐足門外觀玻窗中所陳名畫顧如觀城隍廟中畫張斯須卽去予及懷芳見其困狀勸以就俗勿復自恃孤介予人以難堪夢蘭冷然曰吾畫不欲媚俗子將有所待耳今雖困頓而死亦非所恤爲佩蘭故吾死甘也語次引目注窗外作夢夢狀予與懷芳亦

無語。則顧館中。一石膏所塑之美人。聊以自遣。方是時。聞驚呼聲。突起。夢蘭。幾顛於窗外。繼即啓關。趨出。厥狀若狂。予及懷芳。起而愕顧。而夢蘭已引一女子同入蓬首垢面。衣敝舊。弗整手。一水壺狀若竈下婢也者。而眉目端秀。初不以亂頭粗服而掩。旣入。夢蘭立奪其壺。投之窗外。把其手。問曰。卿何名。其即石氏佩蘭耶。女茫然曰。先生笑爲挾吾。至是吾名阿菊也。語時。脣櫻微綻。露其編貝之齒。而修眉連娟。微蹙。弗展。爲態尤媚。若西子作捧心顰者。夢蘭凝視。女面久久。弗瞬。似有極疑難之間題。就之解決。已而遂曰。然爾。旣非佩蘭。而娟娟玉姿。胡酷肖佩蘭此中詎有誤耶。女莫解其意。返身欲行。夢蘭立遮其前。曰。爾且少住。吾語尙未畢。女蹀足呼曰。先生勿見溷。請還。吾水壺主人方起待盥。將俟吾貢水歸也。夢蘭曰。爾勿急。急請語吾。以身世爾。美人胡乃陷於奴籍。女窺夢蘭無惡意。遂曼聲答曰。吾本吳人家。於桃花塢當十一歲時。會歲歉。父歿。家貧。如洗。母無以爲活。時圖自盡。吾少知大義。願賣身以養母。母初不可。吾則以不能食苦爲辭。涕泣求去。母卒不能違吾意。遂以二十金售於錢商。

施氏即吾今日之主人也。今居主家已悠悠歷十年矣。主見待尙不惡。吾亦安之。夢蘭自然爾。母今又安在。女泣然曰。阿母死矣。幸主人仁厚。得以殮葬。夢蘭微喟曰。以爾絕世之姿。而淪爲奴星。是實天下至不平事。爲佩蘭故。吾必援爾。以手女立。曰。主恩深重。義不可背。先生休矣。請還吾以水壺。夢蘭又遮之曰。少住吾今有一事奉懇。爾貌美如花。大可入畫。吾欲爲爾圖之。能見許否。女曰。吾固自諗其醜。先生唾而弗顧可也。奚爲見嘲。休矣。先生請還吾水壺。吾欲歸矣。夢蘭急曰。爾果不吾許者。吾亦不縱爾行。女曰。然則今即恣君圖之。何如。夢蘭曰。此非一日間事。爾旣見許。能否日來。此間一二小時。他日畫成。當以重金爲報。女聞可得金心乃微動。即柔聲答曰。然則每日午後二時至四時。吾當至是以主婦飯罷。必至姊妹家爲雀戰。須夜分始歸。吾出無妨。然聞先生屢道佩蘭。佩蘭果何人也。夢蘭曰。是爲吾未婚之妻。失蹤已五年矣。今爾且去。請以明日至。是遂握手令出。女曰。然吾水壺安在。夢蘭趨視門外。則壺已杳。遂自入庵。渴以已壺與之。女旣去。夢蘭尙癡立弗動。喟然歎曰。傷哉佩蘭。傷

哉佩蘭爾果安在耶。

翌日午後予往觀夢蘭作畫夢蘭閉關不納遂怏怏歸然知其性僻亦不之懃也是日六時予造訪懷芳於電車中遇夢蘭因叩之曰畫已着筆未夢蘭微蹙其額低聲答曰吾今日走筆可三小時凡作草圖五無一愜意者已付之一炬矣予曰子刻意求工一時自不能愜意然以子傳神之筆貌彼美人一旦告成必足以高一鄉一國而傳天下者夢蘭掉首曰吾意不在求名第願得佩蘭耳他日此畫傳世脫爲佩蘭所見或能循迹而覓吾蓋阿菊之貌實逼肖吾佩蘭也予力慰之邀以同過懷芳夢蘭立曰否夜中尙須作畫吾滋願此畫早成俾得早見佩蘭時車已至懷芳寓所左近一小站處少停予遂別之下旣見懷芳即相與道夢蘭用情之摯感喟不已由是夢蘭日夕作畫盡屏他事有時興至并寢食俱忘阿菊雖日僅至二小時而夢蘭摹神繪影用意滋專薄暮予或與懷芳過其家輒見夢蘭危坐斜陽影中運筆弗輟容色慘白無華視初見時爲尤甚鬢毛亦星星作二色矣如是二月畫僅及鼻際而眉

痕。眼。波。似。皆。奪。自。阿。菊。之。面。入。於。畫。中。畫。上。至。此。已。臻。峯。極。顧。夢。蘭。猶。未。足。也。時。復。
 加。以。修。飾。一。日。阿。菊。忽。不。至。夢。蘭。奇。詫。閱。三。日。仍。無。迹。兆。因。走。探。之。則。阿。菊。已。於。昨。
 日。嫁。一。富。翁。爲。小。星。矣。夢。蘭。得。耗。大。悲。仰。天。歎。曰。嗟。夫。天。此。生。吾。其。不。能。與。佩。蘭。相。
 見。矣。越。日。夢。蘭。忽。訪。予。及。懷。芳。乞。貸。三。十。金。令。各。承。其。半。顧。吾。二。人。皆。奇。窘。因。婉。辭。
 之。叩。所。需。曰。將。酬。阿。菊。予。謂。阿。菊。已。他。嫁。在。勢。可。免。夢。蘭。不。可。謂。前。此。已。許。阿。菊。
 不。能。食。言。卒。貨。其。館。中。木。具。得。三。十。金。投。刺。訪。阿。菊。主。人。懇。爲。轉。交。予。笑。其。癡。而。夢。蘭。
 不。顧。也。自。是。夢。蘭。心。益。鬱。鬱。閣。筆。者。三。日。枯。坐。無。動。後。忽。碎。其。所。畫。棄。之。字。簾。予。一。
 日。過。其。館。見。夢。蘭。容。色。大。變。憔。悴。幾。無。人。狀。目。內。陷。似。數。夕。未。嘗。睡。者。室。中。紙。片。滿。
 地。縱。橫。如。秋。葉。每。一。紙。或。繪。一。目。或。繪。一。鼻。或。則。一。口。一。額。凡。千。餘。紙。一一。皆。佩。蘭。
 也。予。詢。以。故。夢。蘭。曰。吾。將。以。五。年。來。心。坎。中。所。錄。佩。蘭。小。影。重。繪。一。圖。此。圖。不。成。吾。
 將。焚。筆。不。復。作。畫。矣。如。是。三。月。夢。蘭。鍵。門。作。畫。不。復。許。予。及。懷。芳。造。訪。僅。恃。小。僮。爲。
 彼。治。食。然。不。食。時。多。似。能。自。忘。其。飢。予。知。此。君。殆。將。糜。其。畢。生。心。血。以。渲染。其。意。中。

人玉顏矣。居半載。予儕皆未見。夢蘭每過其門。則塵封於閨。寂然似無居人。卽丐者沿戶乞資。亦疾趨而過。一日。予方在懷芳寓中。陡見小僮空息而入。謂主人畫成。請二先生往觀。予引身立。行懷芳亦從旣至。夢蘭館中。則夢蘭方坐。畫前衰頹若老人。目注於畫。凝定弗動。畫高可丈。許畫中一美人拈蘭微笑。玉容如生。其大彷彿真體。匪特面目生動已也。即此美人芳魂似亦寓於其上。畫端有字題曰佩蘭。巨乃如斗。附以小跋。微含訪女之意。并署真名及地址。便按圖索也。夢蘭見吾二人。卽騰躍而起。歡然呼曰。此即吾心坎中之佩蘭也。彼之靈魂在此。吾之心血亦在此矣。是夕。予與懷芳各出五金。延夢蘭至酒樓。進酒稱賀。夢蘭大悅。越三日。以畫至東方圖書局。中請爲陳。列局長賞其工艷。願出二千金購之。夢蘭不可。但允縮印萬紙。聽書局發售。其意蓋欲令此畫風行天下。俾爲佩蘭見也。局長知能獲利樂。乃不支翅以三色版印。二萬紙。售之不一月。已遍國內。二萬立罄。浦蕙生之名大著。蓋畫端固署浦蕙。生名也。居月餘。斗有書自北京來。字作衛夫人簪花格娟秀絕倫。夢蘭狂喜。笑極下。

淚曰此佩蘭書也立取剪啟封創其指猶未之覺書曰蕙哥愛覽自當日亂中別後
忽忽五年聲音笑貌時入相思魂夢也阿爺懼亂攜妹及阿母走美國新大陸空氣
清新居之良快而阿爺頑固特甚監吾如獄囚雖欲作書寄哥亦不可得身居自由
之國而吾乃不自由如是良可歎也三閱月前阿爺病故遂偕母扶櫬歸國抵此纔
一月以書寄秣陵久不得報意哥已不在校心滋抑塞一星期前無意中得見大作
則畫裏之人宛然妹也因知蓮性雖胎藕絲難殺哥愛吾之情初未少異於昔而此
畫之成又不知耗吾哥幾許心血矣春光已老返棹在卽哥其遲吾於藕風荷香中
乎臨楮神馳餘縷縷不盡妹佩白夢蘭讀書旣心躍躍而動後此日必仰視日影遲
佩蘭至憔悴之容光漸有生氣一日予與懷芳方共夢蘭閒話忽有一淡妝素服之
美人攜小婢亭亭而入香風扶之儀態萬方而嬾痕眼波則悉與畫中人神似知此
餘則哽咽不能成語二人之淚華黏合爲一然兩心皆悅不可以狀翌年春二人遂

結婚花芳月滿之夜輒指佩蘭之圖共話當年舊事以爲笑樂於是赤絲締而好夢圓矣。

記地委花名

倫敦紐約及南美洲交際社會之花愛爾瑪佛西拉施汀

Alma Vetsera Steane 凤

以嬌容嬾態盡譽於歐美

去歲忽在倫敦自殺名花委地紫玉成烟聞者無不悼之或謂與奧大利皇室雅有關係然其事幽微迄尚莫能明也倫敦西部人皆噴噴言愛爾瑪之母瑪麗佛西拉男爵夫人爲奧大利太子羅道爾夫 Prince Rudolf 外婦太子則爲故皇帝法朗昔約瑟 Francis Joseph 長子有繼承皇位之

望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忽失蹤而男爵夫人之尸乃發見於太子之獵屋中似爲人槍殺者據一般人言太子失蹤之先曾一現於獵屋後則杳不知所之矣男爵夫人既死轟傳一時人口或謂自殺或謂見殺於太子然無左證亦無有知其底蘊者愛爾瑪及其弟（按卽太子私生者）則由皇帝飭人送至脫利斯德時姊弟方在難年屬男爵夫人之母撫育之賜金圓二十五萬以資贍養惟須立其結後此稚子永與哈泊斯堡皇室相斷絕他日如長成亦不能更希帝位事遂定一九一八年

八月三十日愛爾瑪始出閣嫁英國軍官西德立

施汀 Cedric Steane 琴瑟麗澤夫婦尙敦好愛爾瑪自殺後由官中懸其遺骸施汀嘗出而陳明謂當亡妻未死時曾有一語可謂語讖其語曰吾之父母皆以自殺死吾日來似聞阿母在獵屋中聲喚兒也其語如此而今日似真應乃母之召矣。

羅道爾夫太子有獵屋在梅葉林其地去培屯城可數里許一日凌晨有樵夫過梅葉林謂見太子與佛西拉男爵夫人並死於獵屋之內彈中於首皆不能治而奧國人士則咸信太子尚生殆方隱遁遠方死者僅男爵夫人一人而已愛爾瑪既長狀貌酷肖乃母在貴族社會及交際場中並皆有名而其收局之慘亦竟與乃母同一時論其事者

感抱滿月易缺好花不常之慨焉

梅葉林之慘劇懸爲歐洲皇室中至大之疑案者垂二十年太子之生死迄亦莫明真相拉立斯克伯爵夫人者巴佛利邦勒特雖親王女也與佛西拉男爵夫人爲閨中膩友平昔過從綦密亦識羅道爾夫太子據伯爵夫人言太子本已娶比利時之施底芬尼公主顧以情弗屬恒邑無歡後即邂逅佛西拉男爵夫人於吾處心驚其豔情乃一往而深伯爵夫人所言僅如此至男爵夫人死事則亦不之知也太子與男爵夫人私合舍生一子外是否有女初無明確之左證特以愛爾瑪身世觀之則甚相類聞愛爾瑪當六齡時由一波蘭牧師攜往美國云爲一貴家所託將授以高等教育因納之一修道院女校中悄然自去居數載始返

國其祖國爲奧大利抑爲波蘭亦無有人知之者。愛爾瑪年十四復至美國時有人供以厚資恣其揮霍顧不知其人爲誰而彼波蘭牧師亦失蹤無可究詰愛爾瑪則僑居紐約與其女友輩同處既及笄玉姿明豔如春葩之燦發尋遇一坎那大富人曰海納司傾心一見遂結鴛盟後忽有違言離婚於紐傑賽生有一子愛爾瑪頗愛之爾時已十三歲方就學於英國云。

愛爾瑪旣去緝束遂投身於倫敦西部交際社會中廣結友朋芳名藉甚性嗜博一擲千金無吝色尤喜修飾服御富麗如孔雀所居在公爵街時開宴會及跳舞之會炫其豪富一時大家士女及海陸軍中人歸之如水有言倫敦交際場花魁者無不噴噴稱愛爾瑪施汀夫人也。

愛爾瑪年二十有九姚冶無雙卷髮起伏若雲紋明眸尤奇秀如山色之變幻無定當凝睇遠注時作夢夢狀美乃無藝當大戰中愛爾瑪游紐約與美人名安特魯司者值偶爾把臂忽萌情芽旣結婚相愛益摯詎爲時未久而鴛鴦又分飛矣歸倫敦後復出入交際場中揮金如土自奉益豪侈蘇格蘭場及美國偵探部疑爲德人間諜瞞其行動顧無左證則亦聽之一二年前與倫敦一名流曜旣訂婚矣尋復離析愛爾瑪心灰意懶謀自殺不成謀赴美國又不果索居經年卒以自殺死原山何在尙未可知蘇格蘭場方從事刺探云。

樹園

小詞

前輩陳樹園丈別署天虛我

生博學工詞章名滿大江南

北絳帳桃李莘莘半天下間

嘗讀其詩詞曲稿輒爲心折

尤愛其所爲小詞情文相生不落恒蹊誠如拜花

詞人所謂濃郁如春釀之酒足以醉人心魄者如

杏花天云替卿拭淚扶卿起到底是怪人怎地不

成爲了前言戲便從此將人不理我何敢辯非

和是生受了冤家兩字果然你要拋儂死敢先向

泉臺等你子夜歌送別云此行到底真和假教人

怎地能拋捨攜我小魂靈和君一處行去也從今

別歸也何年月魂也總相隨歸時須帶歸七娘子

別恨云盈盈一水無行路恨偏生有個船兒渡儂

有船兒沒人搖艤便他要去如何去船兒原是

鬟兒雇把鬟兒再四重疊要你扶持替他調護

好將原樣交還我借叶減蘭紀夢云低呼密問

盛着眉兒佯不應別日無多難道心腸變了麼

繪衾冰冷一陣西風吹夢醒兀自朦朧枕畔依稀

見玉容步蟾宮云歡嗔鬢笑由他慣看不厭枕邊

燈畔是誰教你忒嬌婷怎怨得阿儂糾纏輕離

暫別還牽絆耳鬢廝磨遠不該生箇粉孩兒

便分與恩情一半南歌子閨情云嫁去教郎愛歸

來阿母誇和卿不是別人家爲甚人前稱我總稱

他膚色瑩如玉妝成豔若霞同心鬢子綰雙丫

寄思量寫甚麼知他愁病已多多儂愁儂病何忍

告知他檢盡三條燭旋看十指螺萬千言語塞

心窩兩字平安寫到四更過白香山詩老嫗都解

17

吾於此數詞亦云。

不消化病。一醫士謂某曰。君友某君。昨嘗就診吾所。近方患不消化病。頗劇烈也。某曰。是必確矣。昨夕吾邀彼觀影戲。演羅馬王故事片。中有大宴會。彼乃不敢臨觀。微君言吾初不知彼患不消化病也。

國籍。一英國人與一法國人爭論國籍。相持不下。法國人曰。吾父爲法蘭西人。吾亦生於法蘭西。吾固明明法蘭西人也。英國人立掉首曰。是不足憑。譬諸有大狸奴於此生一小狸奴於爐中。而麵包亦烘於爐中者。爾不將稱此小狸奴爲麵包耶。



情書一束

匈國名家姚開氏原著

一天早上在極早的時光班斯城中名醫甘博士家忽來了一個很急的病人他等在前室中由一個下人傳話進去說要立時見博士緩一下子就有很大的危險博士不敢怠慢即忙裹上一件梳洗的便衣喚把那病人帶領進來他見這個病人是完全不認識的但瞧那模樣兒分明是個上流社會中人那張慘白的臉上刻着肉體上精神上都有痛苦的痕迹他右手把帶子絡着似乎竭力忍痛但還止不住從嘴脣中透出微歎聲來

他做着低弱的聲音問道你可是甘博士麼博士答道先生正是在下那人道我一向住在鄉間所以不認識你不過聽得你的大名罷了如今我和你相識却也不敢

說快樂的話。因爲我此來實是爲了極不快樂的事。博士見他兩腿軟軟的似乎不能久立便請他坐了那人又道我很乏咧這一禮拜中不能好睡我的右手害了甚麼病不知道是癰呢或是毒瘤先還不覺得怎樣痛如今却像火一般不住的燒着一天利害一天我再也不能耐下去了因此投身在車中飛一般趕到你這裏來求你給我割去這痛楚發燒的所在再捱一點鐘時我要發瘋咧博士忙和他說這種手上的病痛只消用止痛藥和藥膏好了不必動刀那人却嚷着道先生不行不行任你甚麼藥和藥膏不能治愈我的痛苦我定要動刀割去這發痛的所在我已捱得夠了博士要看他的手他便伸了出来一壁却咬着牙齒像是痛苦難熬似的當下又非常子細把那裏看的布解開了說道博士你見了我的模樣不要遲疑我這手上的病甚是奇怪怕你定要詫異然而你也不必瞧得很重呢

甘博士和那人說他已瞧得多了任是怎樣的病都不足以使他詫異但他瞧了那手倒不覺呆了一呆因爲手上絲毫沒有變常之處既不見傷口又不見擦痕正和

常。人。的。手。一。樣。博。士。很。覺。迷。惑。把。那。手。垂。了。下。去。那。人。嚷。着。痛。忙。把。左。手。擋。住。了。又。正。告。博。士。他。委。實。捱。着。痛。苦。並。不。是。故。意。來。作。弄。的。博。士。問。道。你。覺。得。手。上。的。痛。痛。在。那。裏。那。人。道。先。生。在。這。裏。說。時。指。點。那。手。背。上。兩。條。大。廻。血。管。交。叉。的。所。在。博。士。把。指。尖。兒。輕。輕。觸。了。一。觸。他。全。身。都。顫。動。起。來。博。士。問。道。那。一。種。發。燒。的。痛。就。在。這。個。所。在。麼。那。人。道。痛。得。可。惡。博。士。道。我。把。指。兒。觸。時。你。可。覺。得。麼。那。人。並。不。回。答。眼。中。淌。滿。了。眼。淚。他。的。痛。苦。分。明。很。利。害。呢。

博。士。怔。着。道。這。真。奇。了。這。個。所。在。我。不。見。有。甚。麼。病。那。人。道。我。自。己。原。也。瞧。不。見。然。而。我。總。覺。痛。的。利。害。有。時。直。要。把。頭。撞。向。牆。壁。撞。碎。了。腦。袋。事。兒。完。咧。博。士。取。了。個。顯。微。鏡。把。那。手。上。驗。看。了。一。下。便。搖。着。頭。說。道。皮。膚。很。好。裏。邊。的。血。也。照。常。流。動。既。不。見。發。炎。又。沒。有。毒。瘤。的。徵。候。正。和。旁。的。所。在一。樣。健。全。那。裏。有。甚。麼。病。痛。那。人。道。但。我。覺。得。這。裏。似。乎。紅。些。博。士。道。在。那。裏。那。人。從。手。冊。中。取。一。枝。鉛。筆。出。來。在。手。背。上。畫。了。一。個。六。便。士。大。的。圈。兒。說。道。就。在。這。個。所。在。

博士瞧了瞧那人的臉。知道他的心上有着病。便向他說道：你留在這裏不上幾天。我能治好你的病。那人道：我不能等。你可不要把我當做一個瘋子。倘把治瘋病的方法兒治我是沒用的。要知這鉛筆畫成的圈中委實使我捱着很大的痛苦。我此來就要請你割去。博士道：這個我不能從命。那人道：爲甚麼？博士道：因爲你手上不見有病理學上的病象。我瞧你指點的所在正和我手上一樣。那人道：你似乎當真想我發瘋了。或者到這裏來嘲弄你的說時。從手冊中取出一張一千金幣的鈔票來放在桌子上。又道：先生。你瞧我可不是和你鬧兒戲呢？我這回來懇求你委實非常迫切。求你快把我手背上這一個部分割去了。博士決然道：先生任你把全世界的寶物送給我。可也不能使我把不病的人當做有病。更不能把我的傢伙施行手術。那人道：爲甚麼呢？博士道：因爲這一件事使我醫學智識上起一重疑雲也。足壞我的名譽。人家知道了。總說你是發瘋。我却利用了你的瘋裝做不見。這就是不誠實。那人道：既是這樣。我只要求你一件小事。好在我自己也能動刀。不過用着左手。

不靈便些罷了。然而也管不得許多割後包裹傷口可不得不煩勞先生咧。甘博士瞧這怪客很鄭重的說着。心中兀在那裏詫異。那人却立時脫去外衣。把襯衫上的袖口捲上去。左手中取了一柄小刀。一會兒那鋼鋒已深深的着在皮膚上。博士見他這樣胡亂動刀。生怕割壞了甚麼重要的器官。倒不是頑於是破口嚷道。且慢。你既決意要割。還是由我動手罷。當下就持着刀。握住了那人的右手。一壁喚他。背過臉去。因為有好多人見了血。要震動的那人却搖頭道不必。不必。我須得指點。你在甚麼地方割下去。

當下他就眼瞧着博士動刀。指點那所割的範圍。始終保持着極冷靜的態度。他的手擋在博士手中也並不顫動。到得那圓圓的一片肉移去了。他就吐了一大口氣。好似一個人得了救的一般。博士問道。如今你可不覺得發燒麼。那人微笑道。甚麼都沒有了。痛已完全不覺得。多分已隨着那割下的。一片肉同去了。只爲的多流了。血。略覺不安。然而比先前的那種痛直好似暴風後。一陣微風鮮爽極了。眼瞧我的。

血。流。出。來。很。有。益。處。讓。他。流。着。於。我。委。實。極。有。益。處。說。時。現。着。得。意。的。神。情。眼。瞧。那。換。了。個。模。樣。憂。容。去。了。向。博。士。做。出。很。高。興。的。臉。色。人。生。的。趣。味。似。乎。已。回。來。額。上。沒。了。皺。紋。兩。個。面。頰。上。也。立。時。現。出。血。色。總。之。他。這。個。人。簡。直。完。全。換。過。了。

那人。既。把。手。攀。住。了。絡。帶。就。伸。出。左。手。很。懇。切。的。和。博。士。握。手。道。請。你。受。我。誠。意。的。道。謝。你。已。把。我。治。愈。了。我。這。一。筆。薄。酬。可。萬。萬。抵。不。過。你。的。大。恩。餘。生。留。在。世。上。總。得。想。報。恩。的。法。兒。博。士。不。願。意。聽。這。些。話。并。且。拒。絕。他。的。一。千。金。幣。然。而。那。人。也。不。肯。收。回。去。末。後。見。博。士。生。氣。了。纔。求。他。把。這。筆。錢。捐。助。甚。麼。醫。院。當。下。就。告。別。而。去。甘。博。士。在。他。鎮。屋。中。住。了。幾。天。等。那。人。手。上。的。傷。口。結。癩。那。害。的。所。在。居。然。好。好。兒。的。結。了。癩。並。不。蔓。延。開。來。這。幾。天。中。博。士。知。道。他。原。是。一。個。很。有。才。識。很。有。思。想。的。人。對。於。人。世。的。事。情。也。能。發。表。正。確。的。意。見。不。但。很。富。并。且。在。官。界。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自。從。移。去。了。那。無。形。的。痛。苦。後。身。體。上。和。精。神。上。似。乎。都。愉。快。了。到。得。傷。口。

全愈就悄悄地回到鄉間去。

這樣過了約摸三禮拜一天早上仍是那麼清早的時光甘博士家的下人忽又報那個奇怪的病人來了甘博士卽忙出見那人仍是繕着右手入到室中臉上筋絡都牽動大約捰足了痛苦已認不出他的本來面目他也不等博士說請坐早投在椅中坐了一時似乎又耐不住痛苦口中呻吟着却不說甚麼話疾忙伸手向着博士博士呆呆的問道又是怎麼一回事那人放着細弱的聲音很憂悶似的說道我們還割得不深那所在依舊發燒比先前益發利害我爲了這個氣力都盡我的臂也僵木了我很不願第二回再來打擾你只是熬着痛苦但望這無形的發炎升到腦袋中去或是降到心坎裏索性把我這苦生涯收拾了然而總希望不到我的痛苦偏又不出這一個圈兒的範圍委實也說不出是怎樣的一種痛你只瞧我的臉就能想到我的難受咧。

那人的皮色直好像蠟一般額上綴着一粒粒的冷汗博士把他右手綢布解開來

時見那傷口收得很好。已生了一重新皮，却不见有甚麼特別反常之處。驗他的脈息跳得很快，身上並不發熱。但是四肢都打顫着。博士很詫異的呼道：「這真奇怪極了。我從不曾見過這麼一種病。」那人道：「博士這原是一件怪事。一件可怕的怪事。你不必根究原由，但請你除掉我的痛苦，快把刀割得深些，要救我惟有這一個法子。」

甘博士見那人苦苦求着，只索答應。於是又施行第二次的手術，把刀兒深刻到肉中去。瞧他臉上頓又現出蘇爽的模樣，眼瞧着那血從傷口中噴出來，也像上回一般鎮靜。等到縛上綢布時，那白白的死色又退盡了，頰上透出血色來。但他這回不笑了。帶着憂向博士道謝道：「博士，我感謝你那痛苦又不覺得了。不上幾天，傷口自能結好。只是一個月後，我倘再來時，你可不要詫異啊！」博士忙道：「咦！我親愛的先生，你快把這意念從心坎中擰將出來。」

往後甘博士把這奇病告知他的同業，大家討論着，各有一個意見，但總不明白到。

底是甚麼病到了將近月底時甘博士很擔心的等那怪人到來誰知這一個月安然過去不見他來又過了幾個禮拜忽接到他一封鄉間來的信字兒寫得密密的瞧了那署名知道全篇都是他的親筆料知那手上的痛一定不發了不然可不能提筆寫這許多字呢那信上寫着道

『親愛的博士我這奇病快要帶着我進墳墓去了不願更使你老人家和醫學界中懷疑我的病因此把這病原向你說個明白上禮拜中那第三回的痛苦又發作了到此我也不再和他掙扎索性降服下來如今我還能寫這一封信就把一塊膏藥般大燒紅的火絨放在那發熱作痛的所在火絨燒着我便不覺得手中的苦痛了就是火絨燒炙的痛比起來也不算甚麼

六個月前我還是一個快樂的人我靠着進款過活不用擔心我和人家總投合得來儘着享受我三十五歲人世的幸福一年前我纔結婚純是愛情上的結合所娶的那位姑娘年青貌美有一片很有修養的意志他的心地自然也是很好的他曾

在我近鄰一位伯爵夫人家充過女教師他沒有甚麼財產我待他一向很好他嫁我一半兒爲了感激一半兒却還根據着我們孩提時所發生的愛情六個月忽忽過去我們竟一天樂似一天有時我離了鄉間到班斯城去吾妻便一刻難安往往趕了六英里的路來迎接我我偷回來得遲了就一夜不睡的等着我有時我勸他去探望他的舊主伯爵夫人因爲夫人至今仍愛着他然而不到半天早又急急的趕回來了有時爲了我不在家他很着憫便借着和旁人淘氣他爲了一心愛我竟把跳舞也放棄了因爲跳舞時不免要和旁的男子們攜手很不願意倘有甚麼花花公子和他講話他是二百二十個不快意的總之吾妻是一個清白無疵的女郎只知道有我不再想旁的事他曾和我說要是夢中不夢見我也是他極大的罪惡我不知道一天是那一個魔鬼就着我耳朵輕輕說道他這樣親熱熱的待你不要都是假裝出來的麼唉世界中的男子都是瘋人慣向極樂中找痛苦來吃吾妻有一隻做活計的桌子那抽斗總很細心的鎖着我曾瞧見他好幾回下鎖從沒忘

過那個鑰匙也從沒見。他把這抽斗抽開來。我心中便起了一個疑問。兀自盤據着不去想他到底有甚麼東西藏在這抽斗中。啊。從此我竟發起瘋來。不再信任他。那個坦白的臉和清潔的態度也不再信他的撫愛。不再信他的接吻。想這些可不是完全假的麼。

一天早上那伯爵夫人又來請他去催逼了好久纔勸動他前去盤桓。一天我們雙方的住宅相去數里。我答應他們過一會也就前去那馬車一離庭心。我立刻收集了全屋中所有的鑰匙逐一試開那小抽斗的鎖兒。有一個鑰匙恰恰配合竟把那抽斗開了。我覺得這一下子直好似一個人第一回犯罪。我直是做着賊偷看吾妻的秘密。我兩手抖顫着把那抽斗很子細的抽開來。將抽斗中的東西一件件翻動。却不敢攪亂生怕他回來時瞧出破綻來。我胸中悶漲了直要塞住了氣。原來在一堆花邊的下面我的手忽地觸到了一束的信。立時有一個意念像電光般從我腦中掠到心中呀。這一望就知道是甚麼書信。可明明是情書了。

那信裏的外面縛着一條玫瑰色銀邊的羅帶好不美麗我的手指觸到羅帶上時
 心中斗又起了一念想我偷看吾妻的秘密可是一個誠實人的行爲麼這秘密或
 者還屬於他的女郎時代那時還不曾嫁給我我可不能知道他的思想那時我還
 沒有認識他也不能干涉他的用情此刻怎便疑到他有罪我偷疑他時就是我有
 了罪咧誰知正在這當兒那魔鬼早已在我耳邊輕輕說道但是這些信上的日期
 或者已在你有權知道他思想和有權干涉他用情的時候如此他已是你的了你
 可又怎麼處這時我聽了魔鬼的話就把那羅帶解開了那時沒有人瞧見我也沒
 一面鏡子給我照見自己的臉紅我拆開了一封信又拆第二封從頭至尾讀了一

遍唉這真是我極難堪的時光那信中說些甚麼話無非是男子們爲了那最易供女子犧牲的情愛說着癡話寫信的是我一個知己的朋友何等的親熱何等的相愛
 信中他又怎樣說着「嚴守秘密」不給旁人知道瞧那信上的日期已在我結婚

以後正在極快樂的時代。我這時的感覺自己委實說不出來彷彿被一種致命的毒藥麻醉了。我讀着那些信！一起都讀過了。讀後我纔依舊納入裹中。依舊縛上羅帶依舊放在那堆花邊下面。依舊鎖上了抽斗。

我知道他倘不在午時回來便須到黃昏時回來到了黃昏時候他果然從伯爵夫人處回來了。我在階石上等着他。他急急下了馬車直衝到我身上來。很溫柔的和我接吻又顯得非常的快樂。因為他又和我同在一起了。我竭力鎮定自己不把心中的意念露到面上來。我們講着話一同用過了晚膳就各自回到臥房中去。我的兩眼並不閉上。清醒着數那鐘點。到得過了夜半一刻鐘光景我便起身到他房中。那一個秀髮堆雲的頭壓在雪白的枕上。好似畫中的安琪兒。睡在白雲中一般。心想這樣玉雪無瑕的人却藏着個彌天大謊。任是老天也料不到的。我這時已像瘋子一樣的剛愎決定了主意不能移動那一股毒已消蝕了我的靈魂。我便決意在這時殺死他了。

我放下辣手犯了這殺人之罪。他並沒有一絲抵抗立時就死。好似睡去一般。甚是安靜。他從不使我麻煩。就在這殺他時也便利得很。不覺得麻煩。那時單有一滴血滴在我的手上。這所在博士總已知道。我先還不曾瞧見。直到第二天纔見這一滴血已凝結住了。

我們把他葬了。沒有甚麼人疑到內中的眞情。我在寂寞中度日也誰能拘管我的行動呢？他既沒有父母又沒有保護人。誰來查問到他的死狀？我邀請朋友們來送葬時。也有意遲發請柬。使他們不及趕到。我從墳上回來時。良心上並不覺得難受。可是我雖狠辣。他也有應得的罪。以後我不再恨他。只是忘掉他平日間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世界中的殺人犯可沒有人更比我不知悔禍的了。

我回來時那個伯爵夫人正在我邸中等着。他也是趕來送葬。撲了個空的。他說了好多的話。安慰我甚麼傷心咧可怕咧。說了一大堆。我却不明白。他說些甚麼？我這時並不悲傷。何用他勸慰。臨了兒他忽地握住我的手。放低了聲音說有一件秘密。

要和我說要求我把名譽作保決不洩漏出去接着他便說先前有一束信交與吾妻因為放在自己邸中不便因此上託他保管如今他既死了就請交還這一束信他說時我身中已抖顫了好幾回却仍裝着鎮靜態度盤問他信中的內容伯爵夫人怔了一怔就怒聲說道先生尊夫人可比你慷慨多了他給我保管這些信時並不問起內容且還答應我決不像看信中的一字一句他有一顆高尚可貴的心把食言失信看做一件可恥的事我答道算了但我怎樣辨認你的信呢伯爵夫人道外面縛着一條玫瑰色銀邊羅帶的便是我道我給你尋去

我取了吾妻的鑰匙心中原明知這信裏藏在甚麼地方却裝做很困難的尋了出來我把那信裏授給伯爵夫人道可是這一束麼伯爵夫人忙道是的是的正是這一束你瞧那結兒還是我親自打的可沒有人動過呢我不敢再擡眼向着他瞧生怕他從這結上尋出甚麼破綻來我急急的離了他他也跳上馬車走了那一滴血已不見了手背的外面雖並沒痛苦的徵候然而這所在發燒着好像被

惡蛇咬過似的這痛苦一點鐘一點鐘的利害起來有時我雖睡去却還覺得這所
在沁沁作痛我不敢向旁人訴苦可是人家也未必信我的話你老已見過我的苦
痛了那兩回的施行手術原使我舒服不少然而傷口收了苦痛仍然回來如今第
三回的痛又來了我已沒力和他抵抗在這一點鐘中便須死去但有一念足以安
慰我的就是他已報了大仇他在天上或者還能恕我我感謝你以前的盡力願上
天賞賜你』

過了幾天新聞紙中就載着大地主施君自殺的消息用手鎗擊腦而死有人說他
因為悼念亡妻悲痛自殺也有人說他是爲了一種病痛不能治愈因此尋了短見
有略知他底細的便說他害了一種偏心狂那病痛實是理想的並不是實事呢

姚開先生 Maurus Jokai 生一八二五年死一九〇四年是匈牙利第一大小說
家著有長篇小說很多短篇却不多見他的文名在法國葛俄俄國託爾斯泰之
間也可見他文章的價值了這篇作品是他生平的傑作雖是短篇筆下却很有

力量和尋常的短篇不同。我先把來講給朋友們聽。人人都感動。如今便用極忠懇的筆譯了出來。介紹與一般讀者。

虎會記狼

去歲與天虛我生鈍根獨鶴
常覺小蝶丁悚小巢諸子組
一聚餐會錫以嘉名曰狼虎
蓋謂與會者須狼奔虎咽不
以爲謙相尙而八人之中以體態作比適得狼四
而虎亦四也某次予特邀前小說月報社長王子
萼農與會時王子方嬰小極以書來謝頗雋妙可
誦錄之亦吾狼虎會中一點綴品也書云蘊溼伏
暑再愈再發儻然此身大類秋後疎桐霜前衰柳
藥雜醫庸棋輸子亂天下事大抵如此可發一歎

昨館人來傳示手札知辱寵招弟方偃臥龍鬚八
尺靜聽牀下牛馬鬪安能強執鞭弭從公等爲座
上狼虎嚼乎敢告從者請以異日倚枕率謝不宣
以牛馬鬪對狼虎嚼妙語解頤斯會一星期一舉
行食必盈腹笑輒迸淚鞅掌六日得一日歡無異
進一服大補劑也後加入者有江小鷄楊清磬兩
畫師擅絲竹善歌唱亦吾黨俊人
某日狼虎會同人集予廬并予凡十人飲宴盡歡
酒酣耳熱時江小鷄高歌上天台鏗鏘動聽楊清
磬與陳小蝶合演南詞斷橋既畢楊復戲效蔣五

娘殉情十歎。自拉弦索小蝶吹笙。予擊脚爐蓋和。
 之一座譯笑天虛我生。即席賦詩寄拜花餘杭拜
 花。吾宗隱居於杭。亦酒陣詩場中一健將也。詩前
 系小序云於休沐之日。每一小集酌惟玄酒。朋皆
 素心而常與斯集者。有鈍根獨鶴之冷雋。常覺瘦
 鵠之詼諧。丁姚二子工於丹青。江楊兩君乃善絲
 竹。往往一言脫吻。衆座捧腹。一簷甫陳。衆箸已畢。
 神采珊然。繫筑鳴酒。兵之旌旗可想。誠開竹林。
 坐無不笑之人。案少生還之饌。高吟弱羽。宗郎之
 神。采珊瑚。擊筑鳴酒。兵之旌旗可想。誠開竹林。
 聲能評話。尤善南詞。一言發吻。座無不笑。綠堂
 調燭。夜深時高詠。情懷兩可知。銀粉盒中名士句。
 羅羅燭畔女郎。詩不是。旗亭賭唱。詩無人能識。定
 公姿只求自解。心頭熱。何必玲瓏唱。我辭清俊婉
 約。爲狼虎。會生色。不少予。平居訥訥。少言而每遇
 與會諸故人。則喜於口舌。上行小慧。用博笑噱。第
 二絕多溢美語。不敢承也。第四絕中先生以箸短。
 乃公舊輸與詞。曹十五年。瘦鵠平日恂恂。而一
 眉笑向春風。拜綺筵。翩翩自衿勝。從前阿咸語比。

至即席則詼諧絕倒。入座青衫沈瘦。腰十年郎。
 署舊詞。曹閒愁欲說。南都事先唱。秦淮舊板橋。
 江小鶴能唱青衫。尤工彩樓諸鈔。隔座眈眈大。
 有人冰盤銀盃。薦新蘋明知。不是先生饌。分與杯。
 羨贈茂秦。一座皆饕餮。悉有狼虎之號。予箸短。乃
 往往不能得食。慷慨淋漓意不平。一聲牙板座。
 人驚年時。若著鑿人傳。先畫評書柳敬亭。(楊清
 聲能評話。尤善南詞。一言發吻。座無不笑)綠堂
 調燭。夜深時高詠。情懷兩可知。銀粉盒中名士句。
 羅羅燭畔女郎。詩不是。旗亭賭唱。詩無人能識。定
 公姿只求自解。心頭熱。何必玲瓏唱。我辭清俊婉
 約。爲狼虎。會生色。不少予。平居訥訥。少言而每遇
 與會諸故人。則喜於口舌。上行小慧。用博笑噱。第
 二絕多溢美語。不敢承也。第四絕中先生以箸短。

爲言絕非事實。箸固一律身手或有不同，非短於箸，恐短於視耳。然每陳一篇，亦恒能夾取一二塊以去。且同人皆不善酒。先生獨豪飲，則菜肴上雖小受損失，此固大占便宜矣。一笑。

鬚人身一無關重要之附屬品也。留之可去之亦可，不謂西士之人竟有因之而起問題者。予思予思，亦可稱之爲煩惱絲矣。茲得美國趣事一則，述之以博一噱。

美國之約克維爾城中法官威廉施惠周氏，承訊一事，可謂法律史中從來未有之趣事。訊之日，法堂中集律師多人，并影戲演員無數，旁聽者更不可勝計。被控之人名亨利法朗，昔司柯塞氏居教堂園路五十四號，其涉訟原因，則爲鬚之問題也。

鬚問題

鬚人身一無關重要之附屬品也。留之可去之亦可，不謂西士之人竟有因之而起問題者。予思予思，亦可稱之爲煩惱絲矣。茲得美國趣事一則，述之以博一噱。

先是柯塞頗落拓不事修飾，不修鬚，不芟髮。凡兩載，餘鬚髮蓬葺如亂草。見者生畏，會有一福克公司影戲公司者，將攝一新影片，擬物色一多鬚多髮之人，飾爲俄國過激黨政治家。見柯塞而大賞之，立與訂約，牛以三百五十金圓爲壽，歡然別去。柯塞有女友曰麗娜，爲一法國女郎，向服務於駐法之美國紅十字會中。一日以書寄柯塞，謂將買棹作新大陸游，擇一快婿而嫁之。惟其人須以無鬚者爲合格。因鬚之爲物，最足令見者增不快之感也。柯塞本愛慕此女郎，者得書，心怦然動，決於女遊美之先，盡去其鬚。初不念，去固有益於己，而於影戲片中，則大受影響也。柯塞心既決，一日遂逕往西四五街一理髮肆中，命匠人芟其鬚。刀剪下，適福克影戲公司監督華爾希氏過而見之。

則大驚立入肆挾之出婉言勸喻謂影戲片方在進行中不能驟去此髮姑少緩何如柯塞勉應之而中心殊邑邑也迨九月一日柯塞恐女友將至去髮之念復動因告公司中人謂非去髮不可華爾希怒立控之於約克維爾法庭以背約爲詞法官右華爾希命柯塞留其髮髮至影戲片告成後

爲止柯塞大恚請律師抗辯謂此爲自由之國不應以苛例縛人去髮去髮均爲個人之自由云云并出女友書呈案以示不得已之苦衷宣讀後聞者皆失笑嗣由原告律師婉勸柯塞請俟至十月五日則影戲片可成而髮亦可去矣柯塞有允意案遂結

韓亡後有愛國家余海山者舉義於全南浦榮山里中子弟咸奮戈相從出入腥風血雨中驍勇如虓虎迭經戰陣一以當十日軍深畏之顧以衆寡不敵卒至敗北海山亦見執就鞫於光州裁判所神宇泰然容色不變尋即慷慨就死臨死作絕命詞云白日吞聲江水泣青天咽淚雨絲飛從今別却榮山路化作啼鵝帶血歸寥寥二十八字中似有英雄血淚痕也



舊聲

好幾百株桃花和好幾百株楊柳連排價雜在一起倒像織成了一正紅碧相間的絲搶綵風來時萬枝齊動又好似變做了一大片紅浪碧浪就這紅桃碧柳中間隱隱露出一角礪粉牆原來是一所小小精舍襯着那許多桃柳儼然一幅名家山水畫這所在去龍華鎮約有二三十里光景四下裏非常清靜一天到晚但聽得鳥聲風聲和遠處雞鳴狗吠的聲音這精舍造了已十多年有一個老人住在裏面年紀已有七十多歲了却孤另另一個人住着既沒妻妾又沒子女服侍他的單是一個書僮說也奇怪這老人雖在這裏住了十多年近邊鄰家却沒一個知道他姓甚名誰問他書僮書僮只是憨笑搖頭說不知道那老人更從不和人見面整日價沒有事不是癡坐着呆想便拉着胡弓唱曲子每天傍晚時他纔在門前小立一會送殘陽看落花却難爲他灑了無數老淚鄰人們見了甚是詫異都

不免要去問那書僮說你主人爲甚麼在門前哭書僮又只是憨笑搖頭說不知道於是大家也冷了心不去過問他們只說一個是癡子一個是呆徒罷了那老人雖說從不和人見面但有一人却在此例這人也是個老人住在龍華鎮上據說是那邊的鄉紳手頭着實有幾個錢平日間樂善好施很喜歡周濟窮人大家爲他姓趙見了面總恭恭敬敬稱他一聲趙翁這趙翁和那老人是多年好友每逢春秋佳日往往策杖過訪步行二三十里一些沒有乏的樣子到了老人家彼此就把臂長談哭一回鼻涕眼淚黏在一起只也不知道他們談些甚麼那書僮一見趙翁到來歡喜得甚麼似的一則因爲寂寞慣了一見有熟客上門猛覺得熱鬧百倍二則平時沒有好東西吃沾了客人的光兒便能吃些殘酒剩餚修補修補五臟殿所以趙翁一到書僮最爲歡迎忙着買魚買肉剪韭剪菜趕緊燒好了給他們下酒談心暢飲到柳梢月上趙翁纔告別了老人踏月回去一天正是四月中風和日麗的早上那老人正坐在屋中小窗之下拉着胡弓唱一支長相思曲嗚嗚咽咽的十

分淒涼。連那窗外桃楊樹上棲着的小鳥也不忍聽這悲聲似的。碟碟的飛了開去。正唱得高興。猛聽得一陣笑聲。接着門開了。闖進個人來。那老人住了唱。擡頭一瞧。原來是趙翁。忙問道。你來得怎早。可有甚麼事。趙翁也帶笑。問道。你起得怎早。可唱着甚麼曲兒。老人道。我唱的是長相思曲。借此消解胸中悶氣。趙翁哦着道。長相思短相思。相思何如不相思。老人拋開了胡弓。說道。好句兒。但我們既陷進了相思。增。界。待。要。不。相。思。可。就。難。咧。趙翁道。只消撇開些兒。當以前沒有這件事。那就沒有甚麼愁悶。沒有甚麼煩惱了。老人道。這個談從何容易。一時那裏撇得。開西廂記中。說得好。待。鷗。下。教。人。怎。鷗。就。是。這。個。意。思。趙翁接口道。待。鷗。下。教。人。怎。鷗。待。不。鷗。下。你。又。怎。樣。老。人。道。就。拚着。一。生。葬。在。愁。中。眼。中。淚。花。中。完。了。說。着。不。住。的。掉。頭。太。息。趙翁聽了老人的話。不做理。會却斗的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道。老友。今天我到這裏。不容你不答應呢。老人忙道。甚麼事。儘請說來。要是我能答應的事。可沒有不答應。

的。趙翁頓了一頓便道。一個月前我添了個孫兒。前回來。我已告知你了。今天恰是滿月。我兒子高興排了湯餅酒。請客。你已十年不上吾家。請同着我喝湯餅酒去。老人道。這個不能。我一向老守在這裏。怕到鎮上去。你向來也知道的。趙翁道。不是這般說。今天的事須要請你破一破例。因為我七十老翁。纔是第一回抱孫子。自以爲這是生平很快樂的事。你是我數十年老友。合該助我的興。向我道賀。啊。老人躊躇着。仍是不答應。一會纔道。老友。你家添了丁。在你原是天大的喜事。但我一個老光棍。分明是不祥之人。擠在你那喜氣洋洋的湯餅會中。豈不殺了勝會。我還是不去罷。趙翁此來本決意要邀他去。因又再三勸駕。足說了半點多鐘。纔好容易把他勸動了半點鐘。後兩下便一塊兒上鎮中去。他們二老既上了鎮。一會早已到了一所大屋子。前那老人從不上鎮。直好似小孩子一般。只跟着趙翁走去。那時趙翁便指着他這屋子。說道。這就是吾家了。你枉算是我半世老友。今天還是破題兒。第一回上我們。咧說時。導着老人走將進去。直上客堂。這當兒客堂中張着燈彩。已有幾個客。

人在那裏談天。趙翁上去介紹老人和他們寒暄了幾句。但那老人十多年來從不見生人。到此着得甚麼似的說不到三四句話已自向壁角裏靜坐去了。正午時排定酒席。趙翁忙推老人坐了首座。自己在旁作伴。一共五席。霎時間都已坐滿。大家喝到半酣時。趙翁的兒子忽從裏邊捧了個留聲機出來。說這東西纔是前天從上海買回來的。這裏沒有好玩意兒。就請大家聽戲片罷。當下裝了一片上去。却是譚鑫培的烏盆計。大家一壁喝酒。一壁聽戲。都覺得洋洋得意。就那邊鄉下人家的小孩子和姑娘們也一窩蜂進來。張着聽着。一面唧唧噥噥的議論。說這小小一個匣子中怎麼藏得下人。說得大家都笑起來。烏盆計唱完。又一連唱了好幾齣。齣齣都是名伶的拿手傑作。聲調依稀。只恨不見裏邊跳出人來。不免使人有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之感。呢。那時連唱了十多齣。無非是李陵碑。洪羊洞。斬黃袍之類。最後的一齣却是玉堂春。唱得千廻百折。清婉動人。真好似大珠小珠落玉盤一般。聽那口氣分明是個女子。客人們聽了都拍手喝采。連聲叫好。獨有那首座的老人却聽。

得呆了。癡坐着。不動。張大了兩個眼珠兒。釘住。在那留聲機上。他那靈魂兒似乎已飛出了泥丸宮。不知道在那裏遊行。到得一段唱完。老人纔拋下了酒杯和筷子。霍的跳將起來。一壁大聲嚷道。咦。好奇怪。好奇怪。這聲調很像。是我那人櫻口中唱出來的說着。止不住老淚滂沱。抱着那留聲機飛也似的趕了出去。趙翁忙喚他兒子去追。怕有甚麼意外的事。這時滿堂賓客。不知道葫蘆裏賣甚麼藥。只索面面相覩。暗暗喊着奇怪。有幾個好事的知道內中定有文章。便赶着去問。趙翁太息着。說道。唉。不瞞列位。說剛纔我那老友實是情場中一個傷心人。四十年前。曾在上海開一爿女戲館。那時戲班子中有一個唱花衫的姑娘。名喚薛芝霞。珠喉玉貌。推倒一時人家見了。他沒一個不着迷而去。我那老友年少多情。不覺看上了那姑娘。也很有意。一寸芳心中已深深的嵌着他。巨耐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那姑娘的母親貪了幾個錢。竟把女兒嫁給了一個大腹賈。從此侯門如海。永沒有相見的日子了。那趙翁說到這裏。歎了一口氣。接着又道。我那老友受了這打擊。好不氣苦。整日價長。

吁短歎一百個不高興加着他戲園子裏自從薛芝霞一去生意也漸漸冷落起來一班看客都失望而去說名花已去滿園子黯然失色其餘都是些野草閒花不值得來看他到此我那老友直恨透了項索性把戲園子關了離去申江周遊四海說胸中悶極了老守着這情場失敗的紀念地觸目傷心不如遠遠的出去借那些好山好水做個忘憂掃愁之地這樣湖海飄零一眨眼過了二十年我雖很想念他却一些兒消息都沒有暗想這二十年中他總已忘了薛芝霞少不得在外邊娶了一妻半妾早生下兒女來咧誰知十多年前一天正是清明我帶了兒子上祖墳去却在此四十里外一個僻靜所在恰恰遇見了他他正立在一座屋子門口在那裏看桃花我又驚又喜忙趕前去招呼他訴說二十年相思之苦他也就拉我進去握手長談我纔知道他一年前從湖北回來就在這裏買了地造這房子同一個下人一起住着依舊沒有娶妻依舊沒有忘却薛芝霞大家聽趙翁說到這裏都覺得十分感動有的搖頭有的歎氣一大半人都擗了筷停了杯再也喝不下酒去一會兒趙

翁。又。道。我。老。友。住。在。那。裏。直。好。似。隱。士。一。般。人。家。既。不。知。道。他。姓。名。也。不。知。道。他。來。
歷。一。天。到。晚。也。從。不。出。門。氣。悶。時。只。拉。着。胡。弓。唱。曲。兒。所。唱。的。却。都。是。薛。芝。霞。當。年。
得。意。之。作。足。見。他。念。念。不。忘。薛。芝。霞。了。他。那。脾。氣。更。是。古。怪。最。喜。歡。的。是。癡。子。癡。兒。
說。世。界。上。黑。人。太。多。惟。有。癡。癡。的。纔。是。一。塊。天。真。沒。機。械。沒。城。府。好。算。得。天。下。第。
等。好。人。因。比。他。嫌。那。下。人。太。乖。覺。打。發。了。去。就。買。了。個。癡。兒。做。書。僮。在。我。呢。仗。着。是。
多。年。老。友。一。向。相。知。彼。此。倒。還。合。得。來。不。過。十。多。年。來。惟。有。我。到。他。那。裏。去。喝。喝。酒。
談。談。心。他。却。從。不。肯。上。我的。門。今。天。也。是。我。爲。了。孫。兒。滿。月。算。是。舍。下。一。件。大。喜。事。
千。勸。萬。勸。纔。勉。強。他。來。的。却。不。道。事。有。湊。巧。那。留。聲。機。中。恰。唱。的。是。玉。堂。春。這。一。齣。
正。是。薛。芝。霞。的。拿。手。戲。加。着。那。聲。音。又。活。像。是。薛。芝。霞。無。怪。我。老。友。聽。了。觸。動。心。事。
唉。可。歎。呀。可。歎。世。界。上。情。愛。這。東。西。竟。這。麼。利。害。人。給。他。纏。上。了。身。就。一。輩。子。捱。着。
痛。苦。咧。說。完。滿。堂。客。人。都。點。頭。微。歎。酒。沒。喝。完。便。一。窩。蜂。散。了。第二。天。早。上。太。陽。剛。
還。在。東。方。露。了。半。面。那。老。人。就。帶。了。留。聲。機。忽。忽。趕。到。龍。華。鎮。上。去。叩。趙。翁。的。門。趙。

翁原已起身忙開了門迎他進去老人把留聲機還了他便道老友昨夜我聽了一夜的玉堂春越覺得像我那人舊時的聲音瞧那戲片上刻着的名兒是王小霞三个字那人的芳名不是也有一個霞字麼或者就是他也未可知如今我想去見一見他可能請令郎先到留聲機公司中打聽這王小霞是不是在上海又在那一家戲園子裏唱戲我老了在世的日子已不多倘能更見那人一面死也瞑目咧趙翁笑着答道老友你可是癡了那人既嫁了富人怎麼再出來唱戲況且一算年數他也變了個五六十歲的老婆婆紅顏老去杜韋娘不似舊時怕也不能粉墨登場重理舊生涯了老人道不要管他你說他老了但我心坎中嵌着的影兒却依舊是個花嬌月艷的美人此刻但求令郎替我一行我就一輩子感激你們趙翁不敢怠慢忙喚他兒子出來把這話向他說了他兒子滿口答應便喚了一輛馬車趕往上海到了傍晚時趙翁兒子纔從上海回來那老人早等得不耐煩口口聲聲念着薛芝霞一見他便問那人已找到了沒有趙翁兒子回說王小霞沒找到已找到了那個

戲園子。這園子在石路上邊，喚做鳳仙舞臺。門前戲牌子上也有他的名兒。老人聽了非常歡喜，央着趙翁兒子伴他同往鳳仙舞臺去。很有急於星火的樣子。趙翁勸他別忙說，明天去也不遲。老人却兀自不依，說不論怎樣今天定要去見他一面。你們不伴我去，我一個人也會尋去。我們多年老友，這一些小事難道不肯依我麼？趙翁沒奈何，只得喚兒子伴他同去。自己也隨着前往。三個人坐了馬車，潑刺刺趕向上海半點鐘後，已到了四馬路。先上菜館子吃了夜飯，便一同到石路上鳳仙舞臺買了票，在正廳中坐下，把戲單一看，果然有王小霞的名兒。事有湊巧，這夜又恰恰演的玉堂春前三四齣小戲，都已做完。玉堂春就開場了，電燈通明，中照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春雲，出岫般踅出臺來。真個是明眸似鳳，粉靨如花。四下裏一見，先喝一聲采。那老人架起了老花眼鏡，也不覺看得呆了。到得開口唱時，那嬌音直好，似鈎魂攝魄一般。把四座看客的魂魄一齊鈎去。那老人癡望着臺上喃喃說道：這當真是薛芝霞，這當真是薛芝霞。趙翁聽得老人說是薛芝霞，一壁暗好笑，一壁

却又可憐見他當下便悄悄的向他說道老友你弄錯了薛芝霞到了如今早變做一個老婆子那裏還是這麼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老人睜着眼勃然說道誰說不是你聽那聲音不是薛芝霞舊時的聲音麼你瞧那姿勢不是薛芝霞舊時的姿勢麼更瞧那彎彎的眉嫩嫩的臉和水汪汪的眼波也不是活現一個舊時的薛芝霞麼趙翁知道勸他不醒也就不說甚麼到得玉堂春演完那老人便從座中直豎的豎了起來說要往後臺去瞧那薛芝霞趙翁怕他鬧將起來不敢不依就喚他兒子問了後臺的所在伴着老人同去到了後臺門口那看門的不許他們進去老人生了氣掙着拳要打幸而後臺的經理趕將出來趙翁便把他扯在一旁把老人的事約略說了一遍要求見一見王小霞那後臺經理是個很和氣的人一口答應了立時領他們到卸裝室中那時王小霞正坐在一面着衣鏡前挽着一大縕的青絲髮在那裏細細理着聽得有人進來就霍的立起身來把那兩道水汪汪的眼波向他們微微打量了一下子那時那王小霞瞧了後臺經理一眼便驚聲嚦的問道陳老

板找我可有甚麼事。後臺經理指着老人答道：「沒有甚麼事，只爲這裏有一位老先生要瞧你。」那王小霞聽了略蹙了一蹙眉，接着便道：「瞧我又有甚麼事？」老人這時正呆瞧着，一聽這話，便忒楞楞地顫聲說道：「你可是薛芝霞？」王小霞鳳眼一動，赤緊的答道：「薛芝霞是我母親。」老先生問他，則甚老人斗的一怔，便道：「怪道呢！你那聲調和臉面都活像是你母親。但你母親如今在那裏？」王小霞含着淚答道：「可怜他已在十年前亡故了。」老人吃驚似的嚷道：「怎麼說他死了？」接着就大呼一聲，暈倒在地。後臺經理和趙翁都着了慌，喊着，揉着，好一會纔醒回來。趙翁就把以前的事略略告訴了王小霞。小霞也十分傷感，把老人安慰了幾句，一點鐘後，趙翁和他兒子仍伴着老人回去，但他似乎癡的一般，甚麼都不知道。一夜中喊了好幾百聲薛芝霞。第二天早上就死了。趙翁撫尸哭了一陣，便在近邊安葬，喚那書僮守墳，書僮本來愛他，主人誓死不去。那王小霞得了消息，也來哭吊。從此每逢禮拜日，人家總見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帶了花到墳上來哭。墳上的紅心野草都漬遍了眼淚咧。

之世堪劇記
心界與難影

辛酉十一月十五之夕月明
星燦夜雲如羅觀影劇於海
寧路維多利亞劇院爲著名
影片『難堪』 Intolerance

往也『難堪』爲美國最近名片之一出名優葛
立甫氏手全片凡十二卷情節佈景並歎觀止因
深佩美國人魄力之偉思想之高即此一片已足
窺見其國中文化美術之發達矣篇中叙一近事
而以古代巴比倫國之覆亡及法國羅馬教徒殘
殺耶穌新教徒二古事穿插其中蓋亦歷史上至
難堪之事而可與近事相襯托者也巴比倫覆亡
一大節最有精神其寫國王貝爾希惹之神明英
武山中女郎之嫋娜剛健培爾高僧之陰險謠詐

均加倍有力栩栩欲活其佈景之陸離光怪實爲
吾人所夢想不到者大戰一節尤爲奇觀羅馬教
徒殘殺新教徒事亦多精采當最初開幕時隱隱
現一搖籃一婦坐而搖之後此每於接筈處恒見
此搖籃搖蕩不已意謂人生於世自搖籃中起以
至於死無時不在情感之奮鬪中也茲略述其所
敘近事如下美國某地有一工廠其廠主曰琴肯
司有姊氏不嫁好行善然措置不得其法往往乖
謬琴肯司性木強不近人情因姊氏欲得資以周
貧民也則尅扣廠中工人之工資以與之挹彼注
此初無區別工人大怒則罷工以示反對譁聚宅
外請收回成命琴肯司則命書記畫發槍示威死
數人受創者尤衆官中亦以軍隊出槍礮並發死

者枕藉逐鳥獸散有女郎馬麗及某少年者亦傭工廠中事定無以餬口因轉赴鄰地女郎侍其老父俱行困苦萬狀某少年亦墮落投某無賴爲黨徒以盜竊爲生別有一少婦曩亦工廠中人今則與某無賴暱若伉儷一日瑪麗與某少年遇忽有情會老父死遂委身事之少年見其美且賢自悔行惡之非因與無賴絕歸其手槍決心遷善無賴銜之以竊物嫁罪其身捉將官裏去判監禁瑪麗謀救之不可得也已而誕一子頗自欣慰一日賴上者僅十分之一蓋少有燭損即棄去也揣其巨子葛立甫氏手全片凡長十二萬尺其見於幕旨在寫歐洲大戰之慘況而斥德意志人之殘酷瑪麗暈絕比醒則痛哭不已居未久忽與某無賴遇某無賴驚其豔資夜入其室其情婦追蹤至見狀大恚發槍殺無賴棄槍遁去時某少年適釋出於途中得報告破門入無賴方受槍仆地立死見

地上有槍拾視之宛然已物方驚異間而警吏已至又執以去官指爲殺人罪無可逭判處死瑪麗營救無從邑邑欲死幸有鄰人某更於無賴之情婦處廉得實遂往報總執法官免少年於死而子亦壁還幕遂閉此則難堪中之有幸者矣

「世界之心」 "Hearts of the World" 為影戲

中最近傑作與「難堪」一片同出美國影戲界巨子葛立甫氏手全片凡長十二萬尺其見於幕上者僅十分之一蓋少有燭損即棄去也揣其主旨在寫歐洲大戰之慘況而斥德意志人之殘酷將藉區區電影留一深刻之印像於世人坎腦府中俾永永不之忘也當製片時曾攜其全部演員躬赴歐洲前敵得英國陸軍部特許悉其自由并得英首相勞德喬治氏嘉勉其言曰君之爲此

實足爲人道之保障。他日傳遍世界，動人觀感，將使人心中洞知愛國愛家愛人之義君之功大矣。葛氏既赴法國戰地，英法軍官爭助之匪所不至。然出入藥雲彈雨中，險乃萬狀。德軍三次猛攻，每次至四小時之久。葛氏均親歷之所，部有兩女郎曰麗麗痕甘希 Lillian Gish 及杜露瑞甘希 Dorothy Gish，年甫及笄，並負絕色。并一六齡之稚子，均從葛氏往來戰地，坦然若無所懼。而瀕於危險者屢矣。歷時十八月，耗資二百萬全片始獲告成。演之世界諸大都會備受歡迎。自來海上一演於浩靈班，再演於維多利亞，予嘗一見，歎爲觀止。其最足動人者，在狀戰事之慘烈。予於此得見數種特殊之戰器，一爲極巨之戰礮，一爲洩放毒氣之鋼管，一爲狀如球板之爆烈彈，殺人如麻，流血。

似潮人命之賤，殆逾於蝼蟻矣。其間緯以一節簡單之情史略述如下：法國某村有老畫師居焉，生一子，年少，多才，善爲詩。以小詩人稱。鄰有某女郎，貌美如花，復擅絕慧。一日與天鵝嬉鵝入鄰園。少女捕之不期與少年遇，芳心微動，遂種情菴。少年亦傾心焉。左近有貧女，某瞰少年美，屢挑之。少年不爲動。一夕伏門次，俟其出，強與接吻，會女自外歸，見狀大恚，入室飲泣。越日即盡出，少年所貽書札，信物一一璧還。少年哭自白，無他女忽回嗔作喜。於是復合。居未久，遂訂婚。貧女無如何，則別。暖從戎，女尼之不得奉衣攬袂，欲別，頻啼。笳鼓聲中，鶯鶯遂分飛矣。時園丁亦從軍去，與少年遇於軍中，頗相友愛。戰月餘，大敗德軍之礮彈，時入村中。

殺人無算。村屋亦墟。其半村人率他徒女亦不能久居。奉其祖父母出走。行未遠。二老皆中彈墮女。出時未攜他物。僅挾其訂婚後手製之嫁衣一襲。以爲一身所有。止此可寶耳。村破之日。女忽若狂。屈指時期適屆吉日。遂御其嫁衣。作新嫁娘狀。出覓所歡於郊外。適少年中彈仆地。才得一見。即爲紅十字會中人。昇之而去。未幾。德軍已入村。女爲所拘。獲留以充擔煤之役。唾罵扑撻。備受凌辱。日惟觀所歡小影。用以自慰而已。時少年傷已愈。一夕探敵壘成功而歸。信足歸村。藉視舊時居宅。不期於一酒肆中遇女。大喜過望。忽爲一德兵所見。將執以去。少年刺殺之。顧他德兵已聞警。奔集。至擲炸彈殞。一部分之德兵始得脫。是日英法聯軍。

「難堪」與「世界之心」作者葛立甫氏爲美國影戲界製片健將。他人均不之及。如神獅登高長嘯。百獸皆爲潛伏。其所製片妙在有一宗旨。期以極有而此一對多情兒女。遂亦結爲鴛侶矣。

軍適大舉返攻。德人不支。鼠竄去。於是村復爲法。中以「難堪」耗資最巨。因一片中實包含三片曰「近世界之社會苦痛」。曰「古代巴比倫之覆亡」。曰「代法國羅馬教徒之殘殺耶教徒」。三片之服飾佈景。各各不同。古代衣冠皆須特製。而巴比倫及古法國之一城一郭。一宮一殿。尤非自行建造不可。計其所耗資凡六十萬鎊。（合戰前墨金六百萬元）需演員六萬餘人。需時亦三年之久。云當葛。

氏游英倫時嘗有某週刊記者往訪之。叩此「難堪」一片攝製之歷史。葛氏之言曰：當五年前予居紐約為戲院編劇目擊難堪之事層見疊出。心竊恫之其尤令人不能耐者則一般工廠中之大腹賈往往以微資作慈善事業藉沽盛名而於其廠中工值則鎗銖必較以重工人之疾苦每人每日至多不過四先令六辨士而已。（按在美國此資不足供三餐）嘗有一次某廠工人以加薪罷工。廠主不允令軍警解散槍殺二十餘人婦孺多受凍餒。此即吾所謂難堪之事也。旋翻史籍得巴比倫覆亡及舊教仇新教事並為古代難堪之事。因擬治於一鍾合製一片着手之始先以影戲。中專家多人分往波斯米索波太米亞及世界諸名區準備一切建築。巴比倫城垣相地於墨西哥。

其工程至鉅長幾一里需工人五百歷一年始竣。工耗資十餘萬鎊計所用木材一萬五千鎊三和土亦數百噸片中有加佛來山為重要佈景。因以土木特築一山耗資凡二萬四千鎊其費用最巨者則在演員之服飾巴比倫戰事之軍盔軍衣等為現代所未有則不得不鳩工自製。假髮假鬚所需亦四萬副搜求不能多得遂四出搜買人髮計值凡一萬五千鎊此項人髮如散而接之殆可繞地球兩匝也。衣飾皆頗名貴中一衣已耗二千鎊而所用之綢布鋪地可覆一千里計之殆得二百萬碼云似此巨片誠足令人聞之咋舌矣。

雪 縵 吳

吳縵雪名宗愛永康人能吟
咏書畫琴棋靡不工貌復絕
豔爲邑中花冠十五女兒清
且揚可爲女詠也比長歸同
邑諸生徐明英未幾而寡花前月下往往有彈淚
聲屢欲一死自了爲家人所梗遂止清康熙十三
年春耿精忠叛以總兵徐尚朝攻金華道出永康
聞絳雪名欲致之永康父老與其夫族謀擬以絳
雪紓難顧秘其事絳雪微聞之則慨然曰未亡人
更安所惜乎所惜者一邑生靈耳苟有濟妾自獲
死所謂何傷衆聞之皆悅絳雪毅然上道尚朝遂
引兵去至三十里坑絳雪微喟曰此吾死所矣因
以渴飲給同行者遽一躍下騎墜崖下死年方二十
有五此其柔腸俠骨正不讓綠珠壓樓獨有千

古也遺著有六宜樓稿及綠華草堂集皆卓然可
誦海鹽大詞家黃韻珊先生特以其事譜桃谿雪
傳奇冠以蝶戀花詞一闋云桃花谿上東風冷
點飛來不管花枝病雪太無情花短命雪花鍊出
冰花影雪夢花魂誰與醒雪自欺花花自娟娟
靜淚比花紅人雪淨美人小字原相稱蘊藉可人
予酷好之末續南嶽山樵題詞云仙郎赴召杏花
枯血淚頻敷染繡襦鼙鼓擾城軍事急退兵無策
情羅敷從軍慷慨保全城一女能當十萬兵卅里
坑前看撒手是何清潔與英明絕代才華正妙年
好從錦瑟數芳弦傷心玉碎珠沈處夜夜山頭泣
杜朝一曲桃谿雪又新桃花扇舊已成陳怪他造
化渾無賴慣把紅顏誤美人原詩十二首茲錄其
四亦可以傳絳雪也



英 雄 之 母

法國名家毛柏桑原著

予曩居滑亞朗距今十五年矣。今年秋從吾友山佛爾同往行。猶吾友固有別業在滑亞朗。先是爲普露士人礮火所毀。今已重加修築。其地景物幽蒨滋足悅目。予頗愛之。凡此等勝地。每一往遊。恒能令人樂念弗忘。他日年久。代遠。猶能作溫馨之廻憶。憶其一園一林一山一水。似有絕妙之風景。名畫振動於吾人腦府中。爲之懽忻鼓舞。不止。有時吾人之思緒。如遊絲四裏。或趨林薄。或趨水濱。或趨繁葩燦發之果園。樂而忘返。實則吾人前此經遊其地。亦止一次。惟其有絕勝之處。故能於心坎中留此印象。譬之陽春佳日。邂逅一絕世美人。於市上被輕綃之衣。飄然若有仙意。於是吾人魂魄間似皆攝此美人倩影。永永不之忘矣。予於滑亞朗最愛其郊垌之勝。

小林四布。溪流抱樹而逝。絳日燭之輝。輝有光其勢。盤曲迂迴。又若人體中血脉而此則載血以入地下者。溪流中多魚介。恣人釣取。凡鱈魚及蝦蟹鰻鱺之屬。無不具備。得之佐酒。其樂無極。有數處水尤澄湛。大可就浴。兩岸咸豐草。時見竹雞出沒。其間伸手可得。似此佳境。至足供人游賞也。

時予翔步前趨。矯捷如山羊。二犬尤神。奮疾奔向前山。佛爾則在予右。相去可一百。適當方入一草田。若有所覓。田中遍植零陵香草。濃馨四溢。薰人欲醉。尋近一叢。舊彌望皆碧。過此即爲桑德勒森林毗接處。見一茅舍。欹斜欲傾。似經兵燹所致。至是予乃斗憶一千八百六十九年間。嘗見此茅舍。時尙完好。葡萄交覆其簷。翠紫相映。尤有鷄雛往來門前。亦閒放自適。而今則此屋大類陳死之人。徒藤枯骨。一具憑弔。殘陽冷月而已。又憶一日獵罷。憊甚。嘗入內少息。有婦人絕溫。藹出杯酒飲予。山佛爾且語。予以此家歷史。婦人有夫。專以偷獵爲活。後見執於警吏。飲彈而死。一子亦健兒。老於行獵。其人頗魁偉。予嘗見之。此一家人。咸稱之爲沙佛衣家。是時予卽揚

聲呼山佛爾山佛爾。躡步而至厥狀如鶴。予叩之曰此一家今安往君知之否。山佛爾。領首立舉其事告予。今特記之。如下當德普啟。釁時小沙佛衣年三十三。奮身赴前敵。留其母守此屋。人知老婦固多資。初不加以矜憐。屋去村遠。僻在林邊。婦獨居其中。閨寂如死。顧平昔虎虎有男子氣。故亦無所畏懾。其人瘠而頑。狀若田中芻人。性嚴冷鮮見笑容。亦未嘗與人作一謔語。一若天之造。彼即以冰霜之氣充塞其心腑。而其面部筋絡似亦不知笑時應作何狀也。

老婦居此屋中。無變常度。已而冬至。屋爲積雪所壓。如老人衣白瑟瑟。顫風中。每一星期。婦必入村一次。市麵包及肉脯少許。挈以俱歸。時林中喧傳有狼。常出搏人。婦因深自戒備。每出必挾其愛子所遺獵槍。以防狼襲。槍已生鏹。木柄亦磨損。蓋用之久矣。其出時爲狀殊奇特。曩本頑長。今則微僂。其背徐步行雪中。如老龜然。槍加於肩。槍口翹然向天。高出其首。帕作黑色密裹於首。白髮深藏其中。乃不可見。一日有普露士軍隊至。強入人家止宿。需索甚急。供應之多寡。一以貧富爲轉移。有饗以

閉門羹者則必無幸時有四軍官同造沙佛衣家於意甚得蓋聞老婦固多金也彼四人者皆偉男子黃髯碧眼狀貌亦挺秀雖來自遠方不無困憊顧仍壯碩如肥牛觀其動止亦尙溫仁無獷蠻氣對此老婦尤逾格示以恩意凡能少節老婦之勞者匪不爲之每日晨興恒於曙色熹微中就盥於井各引水潑面肌膚紅白乃益顯老婦則爲四人作羹湯狀至忙迫四人盥旣則爭爲之助或斧薪或滌庖廚或操刀去番薯之皮笑謔雜作脫外人見之則必謂此四人者殆老婦子也

顧老婦心中則時時思其愛子偶一合目即起幻象似見其子挺立於前身顧而瘠鈎鼻如鷹喙櫻色之眸作作四注脣際有豐髯作深黑色婦每一念至輒問四人曰四君亦知吾法蘭西第二十三營進至何處吾子即在此軍營中也四人同聲答曰法軍中事吾輩咸不之知婦默然意似弗悅四人見狀不期念及己母想倚閭望子時當亦同此邑邑也於是事老婦愈謹百計逗其歡笑以是婦頗愛此四人不復仇視蓋愛國之大義惟士大夫知之此蠢蠢之村嫗又安知者顧雖不知愛國而犧牲

之。巨實在士大夫上。不見彼橫死於藥雲彈雨之下者。非皆村中子弟耶。今此老婦爲祖國故。捐其愛子。何嘗非出於愛國。其所以愛彼四人者。初無他故。特念彼四人家中亦有老母耳。爾時滑亞朗人微聞其事。均不謂然。相顧嘲訕曰。彼四德人者。得其所矣。老婦聞之不顧也。一日侵晨。婦方獨處屋中。遙見平疇之上。有一人疾趨而來。比近識爲郵使。恒爲村人投遞函件者。郵使旣至屋前。以一書授婦。婦心大動。立出眼鏡閱之。書曰。沙佛衣夫人鑒。此書之來。實以噩耗奉告。令郎維克都。昨爲敵彈所殺。身軀幾截。爲二。吾方在側。實親見之。吾二人平日本隸。一隊敦睦若兄弟。維克都嘗爲吾道及夫人。並囑彼如戰死。吾必以死耗上報。夫人此書雖出吾手。夫人卽目爲愛子之遺書可也。維克都。尙有時計一事在其衣袋中。得之容戰後躬自賚奉。西賽爾萊伏德。上視其日期。則三星期前發者。

老婦讀書已不哭。亦不動。似以一時陡受刺戟。神經遂亦爲之麻木者。如是久久。始悄然自念曰。維克都今亦被殺矣。於是目中徐有淚痕。心亦滋悲。而萬千意念。亦一

一潮上其心都足。撩其苦痛私念。從此將不復能見其壯碩之子與之接吻。草草一別。遂有人天之隔。思之心裂。曩者警吏殺其夫。今則普露士人殺其子矣。且聞其死時。幾爲砲彈截而爲二。每一交睫。猶彷彿見此慘狀。首墮於地。雙眸翕張。齒巉然外露。力齧其巨髯之角。憶其平日每怒恒作此狀。又念當日夫死。曾輿尸而歸。彈嵌於額。覩之生怖。未識今日兒死亦能以尸歸吾否。方思維間。忽聞門外譁笑之聲。則彼四普人自村中歸矣。婦立匿其書搘。眸作恒狀。四人入時。相顧而笑。手中挾一肥兔。蓋竊之村人者。見婦則皆引手作勢。似謂今日有佳肴也。婦亟起爲四人具餐。然欲操刀殺鬼心終弗忍。一人立前。拳兔耳。兔乃立死。婦去其膚革。見血心復躍躍而動。竟體皆大顫。若中奇寒。蓋其意中以爲愛子死時身截爲二。厥狀正與此兔同也。晨餐既具。老婦即與四普人圍桌而坐。顧以悲思。內嚙弗能進食。而四人方爭啖兔肉。亦不之顧。婦則時時斜眸以睇。四人若有所思。惟容色頗恬靜。初不少露其中心。之所感。故四人尤不之覺。已而婦忽發吻言曰。吾與四君同處已匝月。顧猶不知四。

君姓名今茲能見告乎四人咸嘆應各舉其姓名以告而婦猶以爲未足懇四人筆之於書并詳誌其家中地址既畢婦立出眼鏡加於巨鼻之上瀏覽一過旋乃摺疊其紙納之衣中其中尙有一紙則即報以愛子死耗者餐已婦起謂四人曰吾更當爲四君料量寢處日來天氣寒也遂自挾積薪至於屋頂小樓中樓小而潔即爲四曾人下榻之所四人見其勞動異於常日滋以爲訝而婦則謂嚴寒之中多薪可以取暖入夜就寢庶溫然有春意矣四人贊其言爭爲之助須臾小樓中滿積薪草草馨四溢四人皆搓手以示得意比晚共就晚餐中一人見老婦不食似頗錯愕婦亟自撫其腹謂爲病胃尋即爇火於壁爐中傍爐以取暖氣四人餐已則相率登小樓闔屏就寢婦驟起拔梯躡步至戶外復取薪草多束實之庵次行時恐有聲息則跣其足而出踐雪作奇冷毅然弗顧時復側耳以聽樓上聞鼾聲高下雜作則知四人已熟睡矣

老婦措置旣竟即就積薪中取一束投之壁爐一束旣着火餘均波及於是復趨屋

外危立以觀其變。越數秒鐘全屋火發四隅均燁燁而明。厥狀似一絕巨之火爐。方加薪而烘上。帝之足者小窗中時有紅焰外冒與白雪相映奇麗。萬狀俄聞屋頂小樓中忽有大呼聲作則四普人瀕死呼救聲也。聲慘以厲聽之令人心惻已而門窗皆圮烈火冒屋頂出上燭天表狀若火柱時則全屋盡在火中呼救之聲已不復聞。第聞牆壁着火格格作響。椽桷被摧紛然四落。忽屋頂亦崩火勢愈烈全屋併爲巨焰。向空轟發。火星舞煙雲中絕類飛鴉。惟鴉背無光此則有光耳。維時四野皆白。陡爲火光所燭微作紅色。若於銀布上暈以霞彩。遠處有鐘聲鯨鏗而動似卽報此火警。老婦立火窟前尙荷其愛子。獵槍目灼灼注火中似防四普人之外竄者。比見全屋已成灰燼。始投槍於火槍固實彈着火砰然作巨聲數分鐘後左近農人及普露士。戍卒等皆至見老婦方靜坐一樹根上爲狀滋悅一普露士軍官立叩之曰爾家之四軍士今已安往。婦伸其柴臂指烈火大聲答曰在火中也。羣人聞言咸齧集其次。軍官又曰然爾屋何由着火者。婦毅然曰吾縱火以焚之意在殺四普人耳。

羣人聞。嘗不之信。以爲此婦殆因所居燬於火後。將無家可歸。悲極。故癟發耳。於是益引身與近。諦聽其語。婦則歷述前後諸事。自得愛子死耗。以迄四普人呼救於火窟之中。口講指畫。一不之隱。演述既畢。立白衣中出二紙。復架眼鏡就火燄之餘。光視之。檢其一示衆曰。此中爲吾子維克都死耗。繼則微搖其首。意似指背後殘燼。立取第二紙授軍官曰。此爲彼四人之姓名居址。彼四人家中或亦有老母盼望。願君各致一書。以死耗告之。軍官無語。引手執其肩。婦又悄然言曰。君作書時。宜述其詳情。勿少遺漏。并告彼四人之母。謂殺其子者實吾威格多爾雪孟沙佛衣也。君其記。取毋忘。軍官不應。忽操德語。發號令。即有戍卒十二人趨進。禽老婦令貼一危牆。而立牆僅一角爲屋之燼。餘磚石猶熱。十二人徐退至二十步而止。婦挺立不動。知死時已屆中心。良慰第俟其發槍。一無所懼。已而號令聲。又作槍砰然齊發。惟一槍者。軍官。迫視之。則見羣彈紛集。身幾截而爲二。至乾枯之手中。尙執其愛子死耗之。

書紙溶血方殷然作桃花色也。予友山佛爾述已又謂予曰此事發後晉人憤極即搥燒村中屋宇以示報復而吾之別業遂亦同罹此劫矣予聽畢慨歎立自灰燼中拾一焦黑之石什襲藏之將永紀念此英雄之母。

情

鬼

母舅汪公茂卿八九歲時讀書蒙塾同學中有女郎小字金寶者長公一歲頗與公善公蹕一足家復赤貧貌亦在他童下而女不爲意也越數載各分袂公奔走爲口計已忘之矣一日忽與女妹氏遇相躊過其家相見驚喜把臂話別後事由是過從甚頻輒睦如家人女居恒對公若有情若無情時復諱諱以

敷品立行爲戒儼然如師長焉如是久之公之情乃倍摯屢欲啓齒求婚顧終弗敢偶得間貸金製金釵及金指環各一以貽女女不言謝懷以去公尋病數日不至女家一日少瘥忽見女妹至謂阿前承君爲我製金飾厚意可感此百金君其將去金女怫然曰君方托蓋依人得薄資以養老母何

來多金市金飾見賄君果不納吾金者吾當還君物公固辭不獲遂受女久久無語停晚公面已忽問曰君胡憔悴至是公微示以意謂但爲子故也女微喟他顧作細語曰事在人爲君其善自圖之言已違去公懷金出恍然悟知女之贈金意在屬吾爲未來好事計也感極至於下淚由是即謀所以進行之策因憶女有義母某嫗者夙所相識頗誠懇可爲蹇脩即往憲之嫗初有難色卒乃強諾逾數日始至報命曰事弗諳矣彼母勢利人也以君家貧矧又病足故不欲以女相許公聞語心滋抑塞越日立病瘞殊經月爲勢甚危後得女書謂奉老母命言旋吳門故鄉矣天長地久此心弗變吾必期不負君君勿以吾爲念越日知女已行數月後公病已瘳顧心終陶鬱歎意都盡適於斯時

有急足自吳下齋書至發之始知女以老母強易其志已以幽憂死矣公得耗一慟幾絕後得女妹許可從急足赴蘇以夜抵女家女妹自後戶中私引公入哭於靈前女家固富有所居閑深邃齋前後共兩進女柩在後進空室中故公入女母弗覺也女妹私語公謂姊臨終嘗有遺語略謂汪郎情重三生所弗能忘俟吾死後卽以前所惠金錢金指環并私蓄八十金均貽之汪郎曉以大義俾即他娶果汪郎能曲從吾言者則吾目立瞑否則吾語益慟守柩側凡三晝夜不言去柩中夜夜作巨聲達旦始止而公夷然無懼知女芳魂猶在是也語進公心始大動撫柩痛哭而出自是二十年未

嘗一日忘女。女魂亦時至與公欵語。如時生云。予母間嘗語。予謂女魂絕有靈感。當吾舅未娶時。每來必衣赭衣。如罪人狀。意謂公之不娶。悉爲彼罪。見公且顰蹙無喜色。迨公既娶。並得一子女來時。遂不復衣赭衣。時亦展靨作笑容似已脫罪矣。如是又二十年。女魂時來其來也。每在公失意及放浪之時。有時縱博或醉飲過度。則宛轉相勸。至於泣下時。公以所業衰頽。抑抑無復聊賴。則來時必加溫慰。肫摯無倫。數十年來情深如一日。是亦奇矣。予前此嘗以是事衍爲說。部曰鬼之情人。刊之禮拜六中。爲時傳誦。戊午二月。公過吾廬。女魂亦至附公體道謝。謂予(鬼之情人)一篇實爲彼。一吐其茹苦含痛之脣臆也。繼與公絮語。亘一小時。久憊惄。纏綿令人不忍卒聽。公則暈絕椅上。

不省人事。口喃喃語。熱淚被兩頰。時吾友小青之太夫人及吾母吾弟均在側。親聞其語。予則走筆速記。不遺片言。今此稿尚在篋中。他日擬點綴之。別成一篇。另有說部「情」之作。授春聲雜志。亦記此事。

勇 記

從來英雄豪傑。其能於歷史中立千古不朽之名者。第一。曰勇歐洲勇士。千百而尤以凡納者。隸拿破崙大軍之先鋒隊。中法蘭西人。目拉都道。凡納爲最著。拉都道。爲國家奇傑之一。每道其人。無不傲然有得色。道凡納死後多年。而營中唱名時。尙朗朗然高呼其名。呼聲乍寂。即有一軍曹自隊中出。引手爲禮。揚聲答曰。已陣亡於榮譽之沙場上矣。此在他人聞。

之必引以爲異而士卒等則皆肅然動容不期憶及此軍中第一好男兒矣道凡納在軍中勇名夙著拿破崙屢欲擢之而道凡納輒辭不就長處先鋒隊中忻然有終焉之志拿無已則以八千人歸彼節制因有法蘭西第一先鋒隊統領之稱法奧之戰道凡納微聞奧軍將襲取一山中要隘以斷法軍進行之路時方在友人家間耗大驚欲歸報大軍已苦無及因隻身入山擬囑戍兵預爲之備成兵僅三十人方守隘口一高塔中旣至而塔中已闖其無人蓋彼三十人者已聞奧軍將至一一鼠竄去矣道凡納憤甚熱血中沸檢塔中得鎗三十并子彈數箱恐奧軍倉猝來襲也焦悚萬狀決欲獨守此塔誓死禦敵用爲三十人渝此奇恥既局塔門堵之令固復納鎗牆孔中磨厲以須屏當

既竟搜殘糗食之屹鬚翁張意興甚豪中心爲勇氣所墮一無所懼夜將半忽聞步伐聲徐徐而近知敵軍已至奮身超躍而起立趨牆孔發鎗二以示有備鎗聲發後敵軍中有號令聲似已少退平明奧軍復以勁旅至脅塔中戍兵降道凡納立趨出謂敵軍使者曰爲告貴軍司令塔中戍兵等力戰至死決不言降使者退司令立以巨礮來攻道凡納亦發鎗還擊殪其礮手礮聲纔二三作礮手已殲五人司令怒立命步兵突入隘口進行未及半程塔中鎗復大作創亡凡十數入三進三却卒莫能前不一日奧軍中已失勇士四十餘人比暮奧司令復以使者至塔前說成兵降道凡納計此之翌日昧爽奧軍夾立隘口俟成兵出已而塔門

遂。闢。見。一。虬。髯。人。挾。槍。三。十。頗。頓。而。出。外。此。初。無。
一。人。司。令。訝。而。前。趨。問。成。兵。安。在。道。凡。納。傲。然。答。
曰。司。令。吾。即。成。兵。也。司。令。曰。是。何。言。爾。詎。以。一。人。
守。塔。中。抗。吾。大。軍。耶。道。凡。納。昂。然。曰。然。司。令。曰。爾。
胡。有。此。巨。膽。乃。敢。爲。是。道。凡。納。曰。吾。欲。保。持。法。蘭。

爾。爲。天。下。勇。士。中。之。第。一。勇。士。吾。甘。拜。下。風。矣。遂。
草。一。書。致。法。軍。司。令。命。走。卒。輩。送。道。凡。納。歸。拿。破。
嵩。聞。其。事。欲。擢。之。爲。將。道。凡。納。力。辭。居。先。鋒。隊。中。
如。故。後。以。一。千。八。百。年。六。月。戰。死。而。九。原。雄。鬼。遂。
亦。千。古。不。朽。矣。

西。之。榮。譽。故。一。爲。之。司。令。傾。服。已。極。即。免。冠。言。曰。

德京柏靈某新聞紙上一日有一可怪之廣告讀之頗可嘆其文曰敬啓者鄙人近欲於霍爾街左近租賃一屋屋之大小及賃資之低昂均所不計惟門宜較闊足以容內子之花冠者因此冠甚巨而內子出入又不願去冠故門非巨不可今鄙人所居徒以門狹之故致內子不得不寄寓戚友家云

意大利音樂名家彭西氏因乘火車作土朗都之行途中忽冒寒歸後即控告火路公司
要求賠償損失一萬鎊謂因火車中閉去熱氣管所致云

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三版

紫羅蘭外集(全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一元)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撰譯者 吳門周瘦鵠

發行者 大東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大 上海北西藏路南公益里
東 海四馬路中市

印 刷 所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長春漢廣
沙天口州
南鼓四雙
陽樓官殿
街北底

大東書局

1 日
6 文学



7 日